[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1）
- 第一章（2）
- 第一章（3）
- 第一章（4）
- 第一章（5）
- 第一章（6）
- 第一章（7）
- 第二章(1)
- 第二章(2)
- 第二章(3)
- 第二章(5)
- 第二章(6)
- 第二章(7)
- 第三章(1)
- 第三章(2)
- 第三章(3)
- 第三章(4)
- 第三章(5)
- 第三章(6)
- 第四章(1)
- 第四章(2)
- 第四章(3)
- 第四章(4)
- 第四章(5)

第一章（1）

1

天刚麻麻亮，中原市朦朦胧胧在仲春的熹微中徐徐苏醒，悄悄地撩起羞涩的面纱，吃力地睁开惺忪的眼睛……

市委大楼前的花园里，响起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大都是老年人。而且多是离退休的老干部。现在等级观念还有点邪，虽然没有红头文件谁能去谁不能去，面对通通的老杆子，嘴上没毛者或探头探脑或不屑一顾的有些意味深长。

广播的声音由远而近。字正腔圆，不高不低。熟悉的人都知道是周老头驾到。他人到哪里爱随身带着一把搦收音机。周老头名叫周国富，慈眉善目，佛光灌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南下干部。当时留在中原打游击。先当乡长后任区长。青纱帐，芦苇荡，水里火里没少蹚。虽然不能彪炳青史，而在许多地方留下“飞毛腿”、“神枪手”、“智多星”、“周铁拳”的美传。后来正干得起劲，因为脑子死，不会吹，反右倾时从县委副书记的位子上刷下来扫大街。不久，甄别平反官复原职。必定是站过桌角的，有小辫子，坎坎坷坷，直到三中全会后才上调到地区。地改市在市委副书记的位子泡了几年，后提任市政协主席成为正厅级。而他的下属丁浩却青云直上已经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有人为他鸣不平，周国富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自然规律嘛!”

广播声音进入花园。有人停止活动，凑上前问：“老周，有什么重要新闻？”问话者是地改市前的行署专员，语气没有居高临下，完全是平起平坐。“有啊!”周国富彬彬有礼：“昨天，中央又揪出一个大贪官——成克杰。”“成克杰不是刚提拔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吗？”老专员颇感意外。“是啊!”周国富也有些不解：“在广西贪那么多，怎么还能提拔到中央呢？”老专员摇摇头，意味深长地：“上面的事看来……”

又过来一个人。高高的，瘦瘦的，有些书生气。一看就知道曾坐办公室耍笔杆子的。来人不但笑容可掬，字字句句都很有分寸："周老，您可听到我们中原的新闻？"从话道上就知道此人是处级干部。懂得规矩的人都比较讲究称谓，何况是当过多年办公室主任的周国富的老下级。

周国富有点惊讶："不知道，什么新闻？"

对方声音明显下调："正午县三个农民到省里告状。省委责成市里认真调查处理。"

老专员瞪大眼睛："乖乖，这个漏子捅得大，一定要认真查处。"

周国富也很吃惊。他稳稳神，怅然地："听丁浩说，正午的工作近几年不错，变化也很大呢!"

"他的那一套长脑子的都清楚。"老专员是三八式，为人耿直，脾气有点倔，动不动爱放炮："他呀，他是肚子里长，牙肚子外面长胆。正午是他的点，这屁股还得他擦!"

老主任说："听说丁书记昨天晚上就去正午了。"

……

第一章（2）

阴差阳错。

丁浩前脚刚走，后院就起了火。这火差点把他烧得六神无主、晕头转向，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

在正午，丁浩草草吃过晚饭就开始工作。先是县委常委会，后是党政联席会，接着又与县里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按照省委“既不能强制，又不能被动，关键做好疏导工作”的指示精神，派一名县委副书记带领上访人员所在乡的领导立即起程去省城做劝说和接回工作。要做的工作完成后，已是后半夜。县委书记知道丁浩精力充沛是个工作狂，也知道他喜欢调解放松，爱扭几步。见丁浩身边没有外人，试探地：“丁书记，要不要找几个女舞伴放松放松？”

丁浩有些疲惫。但一听说女的便来了精神，故作冷静地问：“你们这穷地方，能有什么水平的？”

“有!”县委书记似笑非笑：“前天我们一家大酒店刚从苏州招来几个女大学生，我特地让经理安排……”

丁浩神采飞扬，站起身，抖擞地：“好，放松，放松。”但他马上又露出微笑，有些狡狯地：“要年轻——时尚——新潮——能

够……”他有些语无伦次，不好意思点破。

县委书记心领神会，红涨着脸，有点口吃地：“我，我跟酒店经理交代过了，一定要上档次，上水平，原汁原味……”

丁浩摆摆手，点点头，笑道：“我知道了，知道了!”

一会儿，五位风情万种的妙龄女郎走进丁浩房间隔壁的小舞厅。

舞厅虽小，设施一流。温馨和煦的霓虹里响起曼妙悦耳的舞曲。丁浩在县委书记陪同下走进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少女向他伸出双手，呢喃地：“先生，请!……”

丁浩情不自禁地展开双臂，放情地：“小姐，请!”

两人手挽着手步入舞池，踏着舞曲翩翩起舞。随着乐曲的舒缓跌宕，两人互揽着腰脸贴着脸渐渐进入痴迷状态……

其余女子也鱼贯入池蹁跹舞动。

……

乐曲戛然而止。

霓虹变成白炽。

丁浩惊愕地停止扭动。他刚刚松开手，县委书记匆匆走近他，低沉地："丁，丁书记……"

丁浩下榻的宾馆与县委大院仅一路之隔。因为丁浩的手机一直关着，家里的电话怎么也打不进来。情急之下，由市委值班室用热线联系上县委值班室，说有急事要丁浩快开机接听。值班室的人哪敢轻举妄动，立即报告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刚从小舞厅里出来透气，立马接通市委值班室电话，方知道丁家发生了大事，连忙返回小舞厅。

丁浩见县委书记神色异常，满头雾水地："什么事，这么急？"

县委书记紧张得有些结巴："你们家，顾，顾，她，她，出事了!"

"什么事？"丁浩打个激灵，连忙问："老顾，彩云，出什么事？"

县委书记不敢立马回答。他故意绕个弯儿："听说正在市人民医院实施紧急抢救。"

丁浩不再细问，随即打大儿子的手机。手机通了，丁浩刚问："情况怎么样？"紧接着大儿子洪虎的恸哭声似决堤的江水汹涌着压过来……

第一章（3）

顾彩云死了。顾彩云据说是触电而死。还有人说是无名火烧死的。更有人玄乎地听说有人亲眼看见一个碗口大的火球不偏不倚落进丁家大院又向室内滚去。只是不该烧死顾彩云。意思是——天火无疑，但烧错了人……都是听说，没根没梢。

顾彩云的死在中原，街谈巷议，五花八门，引经据典，空前绝后。特别是市县区级的头头脑脑，小九九，弯弯绕，该走哪步走哪步，哪个没个谱。过了初一过初二，谁也没有倒过来的本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季节不饶人。

论级别，顾彩云只是科员级干部。因为没有什么文化，仅小学毕业，眼皮底下几个字，又是半路上农转非，等定为干部身份时已经韶华不再，人老珠黄，三十好几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生看男人。只要男人能出人头地，一呼百应，她从不想什么官不官长不长的，像电视里的希拉里——第一夫人，哪个也不敢下看。

顾彩云是丁浩的原配。随着丁浩出道，脱颖而出，虽然经过十多年的特殊洗礼，从农村土窝子里滚熬出来的女人，铸就的犁铧出窑的砖，早已定型。自从丁浩当上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几乎所有大中城市能开眼界的地方他都带她光顾过。晋升市委书记后在香港还特地为她做过一次美容，法国特级技师的绝活，花了两万多也没美掉多少土气。脸上的松皮虽然一时平展，也白了许多，但一张口不是他爹他爹，就是老丁老丁，仍一身的侉气。

人死不能复生。痛苦中的丁浩头脑里非常清醒。上面风声一阵比一阵紧，领导干部家庭的婚丧嫁娶是上面明令禁止腐败的范畴之内，如不慎重对待，打不着黄鼠狼落下一身臊，还容易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把柄。为了防止因小失大，他特地叫来办公室主任，授意以办公室名义向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发一份明传，大意是顾彩云同志虽然

是市委主要领导的配偶，但只是一般干部。不准借顾彩云同志的病故搞变相送礼。不听劝阻者，一经发现一定严肃查处……

第二天，全市上下都知道了第一夫人不幸殒命。

醉翁之意不在酒。明传功不可没。

这几天，丁家笼罩在无限悲痛之中。大儿子丁洪虎和二儿子丁洪彪早不在家住，老子为他们都买了单元楼。家里实际就丁浩和妻子顾彩云。还有刚从乡下老家接到城里的丁浩的老母亲和保姆。近来略有不同的是在省里工作的女儿丁洪娟因家庭问题待在娘家不回去，让父母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是味。儿女都是娘身上的肉。顾彩云的死，使丁浩的压力更加沉重。他向省里请了假在家里休息。两个儿子和儿媳，还有孙子孙女们也都天天回来陪住。渐渐地阴气弥漫的丁家又有了些生气。

这年头，迷信鬼的人越来越多。别看丁家刚刚有人变成鬼，有些阴森恐怖，因为丁浩整天在家，比以往在办公室里说话方便。这种特殊时间、特殊环境、特殊氛围的零距离接触，被西方政界称为塞斯布尔，即天赐良机的意思。在中原精于此道的人不多。但明知有鬼偏向鬼门行的大有人在。任你纪检监察部门有天大的本事，就是安装监控器，人家家里刚死了人，前往吊唁，慰问总不在监控之内。你监控住整个院落，总不能楼上楼下大大小小的房间，甚至洗漱室、卫生间也都安装上摄像头。所以自打顾彩云火化那天起，丁家的来人就不断线，除了少数无事所求的老干部表示慰问，大都各有目的。来人先是顾大姐或顾阿姨顾奶奶地来几句潜台词，然后就单刀直入地献上“心意”，成沓的，成包的，成捆的，应有尽有。有的还写上自己的姓名和数字，以防“吃闷子”。丁家当然因人而异，先是客气一番，推辞一下，然后一一收下。重量级的丁浩亲自出马，也是先表示感谢，然后是你的事我记下了，好好干，组织上会考虑的……十天没下来，丁家就进账七位数。

失去亲人的痛苦换来收获的喜悦。同时孕育着分歧与危机。后者当然发端于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一开始好像谁也不动声色，所有进项均由丁洪娟收管，渐渐地就有人存不住气了。先是儿子媳妇们私下嘀嘀咕咕，继而公开向老头子摊牌。首先发难的是二儿子丁洪彪。那天中午饭桌上，丁洪彪借几盅酒盖脸，煞有介事地说："爸，俺妈的走也过去快十多天了，这方方面面的进项总也得有个小结吧!"

丁浩故作镇静，不以为然地："什么小结，暂时由洪娟保管着。这人情份子吗，有的还要还人家，哪有只进不出的道理。"

"暂时到猴年马月？"丁洪彪眼睛向上猛一翻，眼里的红丝丝像吃了人肉乱闪。

其余的人都不做声，空气像凝固了一般。

丁浩乜睨了丁洪彪一眼，正色道："现在是吃饭，不是谈事情的时候!"

自小就横惯了的丁洪彪哪里肯吃老子这一套，他端起酒杯咕噜咕噜连灌下几口，强硬地："这里是家，不是书记办公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更不能搞封建专制!"

丁浩还要发火，大儿子丁洪虎出来圆场："好了，好了，老娘刚走，别让外界笑话……"

丁洪娟再也忍不下去，她委屈地放下筷子，抹着泪水走进自己的房间。

丁洪彪瞅着丁洪娟的背影，愤愤地："死皮赖脸的，不知道丑。"

丁浩一拍桌子，气急交加地："滚，你给我滚!"他猛一直身子，顿时眼花缭乱，一阵眩晕，刚刚趔趄一下，丁洪虎连忙上前扶住没有倒下，嘴里却不住地向外吐着一股股涎水。

丁洪彪见老子气色不对，悻悻地向外踅去。

第一章（4）

省委副秘书长徐友田到中原调研。了解内情的人都明白徐友田此行的真正目的：中原是他的老窝，藕断丝连可以理解。亲家母去世，也应该有所表示，这表示倒不是多少钱，而是比钱更重要的影响问题。想想看堂堂的省委领导能亲自为一个一般干部的死登门致哀，表示慰问，算不算惊天动地。晚饭后，徐友田让小车司机把他径直由宾馆送到丁浩的大门口。他刚下车，迎头遇上丁洪彪红头紫脸地向外走，年轻人眼尖一下就认出了徐友田，迎上前道："是徐叔呀，您什么时候到的？"

"下午到的。"徐友田示意小车开回宾馆，待电话打过去再来接，便向大门走去。

丁浩刚刚漱了口，用湿毛巾擦过脸。徐友田已走进院里，丁洪虎先出来迎接，说道："徐叔好，我爸爸在里面。"丁浩正要出去迎接，徐友田已经走进来。他握住丁浩的手，深情地："我来晚了，请多保重!"

丁浩既沉痛又感动。知己加亲戚生发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许久，才喃喃地："友田，谢谢，谢谢!"

两人落座。做媳妇的连忙拿烟泡茶。徐友田扬着手说："咱们是亲戚，你们不要客气，有什么事只管自己忙去，我和你爸叙叙话，谈谈心。"

既然不是外人，大家也就各自离去。

徐友田先开腔，他直奔主题："彩云走了。人死不能复生，这是客观规律决定。一下子一个人转来转去，空落落的，可能不适应。过渡一段，适当的时候再找一个，人嘛，活一天就要有一天的活法，不能太委屈自己。"

丁浩的声音低沉，憔悴的脸庞有些苍白。他长长地叹口气："这，人哪，真没有多大意思，一口气不来就什么都完了。"

徐友田颇有同感地点点头："什么最公平，只有……"年龄大的人大概都有点忌讳那个字，也许是因为场合不同，徐友田没有点破。

丁浩心知肚明："对，对，只要是人，早晚都逃不了这一关。"

两个人接着又聊了工作方面的事。一谈到工作，自然就涉及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作为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是道听途说，谁也不忌讳谁。有时扯到最上层，某某某看不惯某某某，某某某不是在上海就是在深圳，或者香港买下别墅，养着二奶。至于这省里更是漫无边际，云里雾里。徐友田问道："洪娟呢？她不在家吗？"

丁浩说："在，这两天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说着朝洪娟的楼梯口喊："洪娟，洪娟，下来，下来……"

其实丁洪娟早知道徐友田到来。她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生二哥的气还是不想见徐友田，应该说二者兼而有之。

这当然发自洪娟离婚的事。说起丁徐两家，可以说门当户对。徐友田三年前在中原任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浩任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徐友田是文科大学毕业，肚里的文墨多，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有名的文生书记。市长是学理的，好动，坐不住，又有点武功。这一文一武，配合默契，中原的工作一度处于全省前列。省里准备提拔徐友田到省里工作时曾让他推荐一个接替他工作的人选，丁浩闻之，经常朝徐友田家里跑。

徐友田共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一连生下两个女儿，望眼欲穿总算盼来个儿子。儿子刚生下来白白胖胖，虎头虎脑，渐渐长大起来表现却一天不如一天。五六岁了，语言还表达不清，整天呆头呆脑。后来到北京、上海、广州大医院请最有名的专家、教授治疗，结论是先天性弱智，世界上尚没有治愈的先例。前面已经有两个女儿，当时他已是县级主要领导干部，计划生育已经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所以只能望儿兴叹。这期间，聪明的妻子曾指点迷津："有傻儿不等于还有傻孙。孬好我们还有个歪把儿子，长大后凭着你的职位和家庭经济实

力，娶个好媳妇生个孙子徐家的香火还不是……”徐友田当时也曾无可奈何地表示：“只能指望第三代了。”

如今两个女儿已经成家，儿子也20多岁了。当丁浩向徐友田暗示想请他推荐自己当市委书记人选时，他委婉地请一位女副市长向丁浩为儿子求婚。当初，丁浩确实有些不情愿，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徐家儿子20多岁了，听说才初中毕业。平时走路探着头腰一闪一闪地向前拱。生人熟人都打不好招呼，纯粹的半吊子。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最终他还是咬咬牙不顾妻子的反对、女儿的哭闹答应了这门亲事。两个月后，丁家双喜临门。当然是丁浩任市委书记前女儿丁洪娟就嫁到省里，成为徐家的媳妇。

事实是这桩婚事对丁洪娟来说是不幸的。但生米煮成熟饭，锅肚里退不出柴火来。自从进了徐家，丁洪娟没有像样地在婆家住过。单门独院别墅式的两层楼房，装饰得豪华自不必说，单是儿子与媳妇的新房装饰费就花去50多万，一色的美国进口材料，自动调温空调，波浪式浴池，旋转式躺椅，流线型梳妆台等全是进口。丁洪娟也享用了几天，但这种纯粹的?质享受能替代感情上的缺憾吗？回答是肯定的，绝对不能。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自己，她选择了逃避。

丁洪娟隔三差五地往娘家跑。徐友田和妻子以为媳妇是因为工作没给她安排好，于是抓紧给她办理工作调动手续，并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工作。当时徐友田是省委副秘书长，这样的事对他易如反掌。

……

过了一阵，楼上没有动静。丁浩加重语气又喊：“洪娟，洪娟，下来，下来……”

仍没有动静。丁浩有点生气，欲起身上楼。徐友田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可能是身体不舒服，让她好好休息。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只是一把手最近要带一个代表团去美国加州访问，我知道洪娟近期心情不好，想让她随团到外面散散心，已经定了，洪娟主要负责后

勤方面的事。让她思想上有点准备，起程的日期待中央批下来就动身。”

丁浩说：“她妈这一走，对她打击也大，让她出去走走也好。”

两人说着说着不觉已经晚间11点。徐友田说：“既然来了，明天还得去正午看看，上访的事书记还在催。”

丁浩说：“让市长跟你去，我就不奉陪。”

这时，大门外小车的喇叭响了两下。

第一章（5）

单湾村有个单良才，今年72岁，是个老劳模。50多年前因治淮有功，曾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轰动全国。现在知道单良才的人不多了。就是知道的人，时过境迁，也不拿老皇历当回事。单湾村的支部书记苏伟就当众骂单良才："老不死的，什么老劳模，屁!"

苏伟如今是单湾村地地道道的人头，远近闻名的苏霸天。刚开放那几年，他有些不争气，先是偷鸡摸狗，后拦路抢劫，再后来看上谁家的大闺女小媳妇就明目张胆地强占。严打时被判了六年徒刑。大牢里他没待对头年，就被他妹妹苏红给扒出来。苏红一无职二无权，全凭她长得漂亮。过去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如今皇帝老儿大大小小的多的是。这些人酒喝多了，肉吃饱了，窝在肚子里的那个就要向外放，不放憋得着急。苏红十几岁就是正午县有名的校花，可以同时和五个男的恋爱，是有名的六角恋爱的创始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凭借自身功夫挺进中原。那时正是哥哥苏伟倒霉蹲大牢的时候，苏红只用一夜工夫就让市政法书记一个电话打到正午，责成公检法对苏伟的案子进行重新审理，并明确指示：此案可免于刑事处分。

苏红的确有搬山撼地的能力。苏红的能力是她自己的造化。她高挑个儿，丰满的脸，白皙的皮肤泛着微红的光泽，微微一笑两腮便出现两个浅浅的酒窝。那眼睑，鼻翼，嘴唇各部位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动与魅力，一颦一笑，灵气逼人，除了妩媚的长相，她的身材也特别诱人。既苗条又匀称，不胖不瘦，通体散发着一种气质的美。她的声音特别脆，并带着轻轻的鼻音，就更增加了音质的甜腻性。什么公检法刀枪不入铁石心肠，她一张口就能让对方晕头转向，神魂颠倒，甘拜下风，马上就联想到肌肤相摩。……如今，苏红是中原市歌舞团团长助理，团里的顶梁柱，主要工作是两个字——公关。说白了，就是争取领导支持和协调各方面关系。受妹妹的影响，苏伟也改掉了不少

野性，想在政治上发展。先是托关系入了党，然后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吃屎的狗离不开茅坑。支部书记没有薪水，那点补贴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就拼命增加农民提留，加收计划生育罚金，一年10多万元仍不够他开销。单湾村位于县城郊区，随着城建规模扩张，开发商看上了单湾。一个从温州来的开发商一下子就和苏伟签下50亩土地的开发合同，每亩8万，这一下子就进账400万。苏伟把钱装进腰包，吃喝嫖赌，又建一座500平方米的两层别墅楼。单湾村老百姓干瞪眼看他挥霍，硬是拿他没办法。到市里县里乡里反映，不是互相推诿就是要等待处理，事情快拖一年了，谁也没有放个屁。老百姓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们私下里推举以单良才为首的三人为代表到省城淮州告状，如果再没有动静，他们就死在淮州。

单良才是出了名的硬汉子。1952年治淮时，他每天挑一百多担土，每担二百多斤，一天就是一座小山。后来被评为特等劳模，一位中央领导接见时操着湖南口音夸他是淮河好汉。这都是很多人头上面的事。可能是当年中央领导和他握手的瞬间多少还留有一点灵气，单良才就是有些不信邪，他说我不信天下乌鸦一般黑，告不倒苏霸天我就跳淮州湖!玉凤留在家单良才不放心，让她也一起去，死活在此一举。

淮州湖可不是好跳的。淮州湖是省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对内不对外。市面上看不到这个名称。单良才、玉凤、李成功、张志强一路风餐露宿来到淮州，下了火车就问淮州湖，人们摇头，说不知道。张志强有文化脑子灵，出主意专找衣着整齐看上去有身份的人打听。四个人提着行李顺着大街穿过人流向前走。他们边走边打听，几乎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问出个头绪。眼看日落西山，夜影子上墙，就近找个小旅馆，一问每人20元，他们吓了一跳，这20元够乡下人生活半个月，这不是掏心挖肺吗？人怎么睡都是一夜。就是睡龙床不也是一宿吗？于是连忙退出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买瓶开水取出干粮，快一天没吃东西了，填填肚子再说。他们正吃着，过来两个人，一老一

少，老头看上去六十多岁，年轻的也有三十多，身上都脏兮兮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乞丐也是盲流。他们走上前，那个年纪大的没话找话：“你们鸭的来？”

单良才他们没出家就听说淮州每天进出人口十几万，中国的，外国的，天底下哪里人都有。处处都得小心，不然被人哄卖了还不知道咋回事。面对两个不速之客，他们都装听不懂不予理睬，继续吃着干粮喝开水。那老头接着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看你们像是来淮州办事的，他是我儿子。”老头指指身边年轻男子，“俺一家三天被逼死两口，就剩俺爷俩没死，出来逃命，在淮州已经五年了，要不长就有头绪。”

老头这么一说，四个人都动了心。夜色已经来临，凉森森的，当务之急是找个安身之处。再说和尚不亲帽子亲，都是告状的。单良才?出一支烟递给那老头，又帮着用打火机点着：“大兄弟，眼力不错，我们正是来淮州告状的。请问，你们住在哪里？”

老头胸有成竹：“车站、地铁，哪里能住就住哪里。”

“听说不是有接待站吗？”张志强将信将疑。

老头苦笑：“接待站个屁，乱碰头，养得起？就是有，还不是当猪喂，谁还能当爷敬。”

单良才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庆幸遇上了知音，说道：“我们刚刚来，什么也不熟。天渐渐冷了，我们三个还能撑，”他指指李成功和张志强：“我孙女还小，没出过门，这住宿的事能不能请兄弟帮个忙给找个地方？”

“地方吗，能找到。”老头说：“附近就有，包吃包住，得先交一笔押金，上泡压下泡。”

单良才忙说：“能解决吃住更好，要最便宜的，多少钱？”

“最便宜的每人每天15元，再少人家够不了本。”

四个人满打满算一天60元，比起刚才那家旅馆太划算了。于是单良才问：“得先交多少天的？”

老头说：“人家按月包，三天五天的，人家不干。”

单良才想一天60，一个月1800元，人家已经打了五年官司刚刚才有点头绪。我们才开头，还不知道要到驴年马月。万事开头难，先有个立身之处再说，于是他咬咬牙对李成功和张志强说：“先住一个月再说。”

这事刚要定，玉凤说：“爷爷，我咋住呢？”

是呀，20多岁的大闺女怎么能四个人同住。

正一筹莫展，那老头说：“这样吧!我跟老板商议商议，你们再加二百，另给这闺女找个小套间。”

事情已经挤到坎上，单良才又咬咬牙：“二百就二百吧!”

来时带的钱大部分都放在玉凤身上。一来女孩子心细，二来不容易暴露目标。按照爷爷的吩咐，玉凤从怀里数出二十张一百元的递给爷爷，单良才接过钱问那老头住处离这里有多远，老头指着附近一巷口说：“从那里进去，约50米，再拐个弯就是。”

天已经黑下来。虽然路灯通亮总还是没有白天光明。他们一拉溜跟着那老头和年轻人向巷口走去。玉凤紧跟在爷爷身后，张志强最后压阵。大家刚走到巷口，单良才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紧靠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一只手迅速插进单良才装钱的口袋里，说时迟那是快，他们刚刚反应过来，那老头和年轻人一声“快快”已经钻进熙熙攘攘的人流。

四个人好像都懵了。等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那两个人早已无影无踪。老半天，省过神的单良才求救般地扯开嗓门喊：“骗子、贼……”

第一章（6）

转眼间2000块钱不翼而飞。临出家总共带3000多元，全是大家几角几元凑起来的。有的拿不出钱，把攒的鸡蛋卖掉兑钱。单良才眼汪汪地接过大伙给他的钱，心里像压上了沉重的石头。他越想越难过，脚下好像有千斤重，一点也挪不动。他们找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来，单良才想大哭一场。但转念一想，他不但年纪大，辈分长，经过的事情也多。在这关键时候他如果挺不住，就可能要出大事，说不定四个人真的可能死在淮州。玉凤是他唯一的亲人，还很年轻，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反正是把老骨头，活长活短无所谓，孙女往后还靠谁？神争一炷香，人活一口气，只要阎王老子不要他的命，他就要活下去，一定要看到苏伟和他的后台吃官司的那一天。

于是他安慰大家说："2000块钱算是给那两个家伙烧纸了。从明天起我们开始数门鼻子，无论如何把肚子保住。剩下的一点钱留作急用，万一哪个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就买不到药吃。这夜里睡吗，我们就原身打原身挤在一起。玉凤依着我，你们两个背靠背。"四个人都有了精神，提着行李边走边看四处寻觅。

……

这样的日子快过十天了。走过多少大街，穿过多少小巷，问过多少人，早已经记不清。单良才花白的胡须有寸把长，玉凤的头发也像个鸡窝，李成功、张志强蓬头垢面，都好像变成了野人。为了省钱，他们从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全靠两条腿。后来一打听，十天来他们一直在西火车站附近转来转去的云游，离淮州湖还远着哩!

不知道是急中生智还是绝处逢生。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在一处半拉子建筑物里安下身，玉凤猛然想起一个人，她悄悄地对爷爷说："爷爷，您还记得上次带我到周爷爷家吗？"

"记得啊，不是市里你周国富爷爷吗？""是啊!"玉凤神秘地小声说："在他家媛媛姑屋里，我对媛媛姑说了心里的仇恨和冤屈，还告诉

她可能有一天爷爷要带我去淮州告那个王八羔子。媛媛姑也为我伤心。她告诉我如果到淮州遇上什么困难可以打电话找一个人，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她还把手机号抄在我的小本本上。我当时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她只是笑，就是不告诉我。”

单良才好像又有了希望，说：“将门出将子。你媛媛姑也是个好人。快拿出来看看，那个手机号码有用吗？”

借着路灯微弱的余光，玉凤掏出了小本本。一页页翻翻，果然找出个手机号。到就近一家电话亭一拨真的通了，对方问：“请问你是谁，什么事？”玉凤半天答不上来。稍许，她照实说：“周媛媛是我姑姑，我是和爷爷来淮州告状的。”对方沉默。又过了一会，对方问：“你们在什么地方？”

“西小门吧!”乡下女孩子头一次出远门，又是给生人打电话，她哪里说得准。末了她倒说得很到位：“一共四个人，三个男的，俺一个女的，我爷爷70多岁……”

对方再没有说话。只听里面有轻轻的叹息声。再后来就关了机。

第二天，他们又拨了手机号码。通了，对方说：“西小门一带，你们等着吧!有人会和你们联系的。”

他们在西小门转来转去，一直没有人露面。

骗子，可能又是骗子。他们想。

这天中午，西小门路旁边的树荫下。四个人正蜷缩在一堆歇息，走过来一个男子，三十多岁，戴着墨镜，有点斯斯文文，左耳旁有一颗黄豆大的黑痣。那男子走近他们边端详边听他们说话。过了一会，蹲下身子悄声问：“听口音，你们是从淮北中原过来的？”

“是是是，”单良才被一口馍噎得直瞪眼，兴奋地说：“同志，你是？……”

“我是……”那男子欲说又止，连忙岔开话题：“你们来淮州是来探亲还是办事？”

单良才粗中有细，他没有直接说本意，试探地：“听口音，同志你老家也是淮北的？”

“我是在那边长大的。”

张志强笑着套近乎：“远近我们也是老乡，同志贵姓，在哪里工作？”

男子说：“这个你们不要问，说说你们来办什么事的？”

玉凤想朝那个手机号上问，见人家话里关了门，便不再提起那事。

单良才见青年男子不像骗子，也就实言相告。他把要说的事大致说了一遍，然后叫张志强从包里取出举报材料递给那人看。举报材料有四十多页，那人粗粗翻了翻，想了想，说：“材料有些太长，没有突出重点，但可以递上去。”

单良才很激动，忙说：“你能帮我们送给省里领导吗？”

青年男子笑笑：“我可没这个本事。”他解释说：“像你们举报的这种事太多了，全省这么大，几千万人口，个个都要省里领导管，根本不可能。你们还是到省信访局去，看看他们如何处理。”

“信访局在哪里？”单良才有些束手无策。

青年男子掏出笔在一小块纸上写上去信访局的路线。

四个人很感激，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要留青年男子在?近饭馆吃个便饭。单良才像见了救星一样，死拽住青年男子的衣服，动情地：“别看我老汉穷，只要能治住那些坏货，我这把骨头沤成泥也心甘情愿!”

青年男子真正被感动了。他已经走出老远又大步流星地折回来，握住单良才满是老茧的手，深沉地：“如果信访局那里没什么动静，你们不是想找省领导吗？——淮州湖——省委办公大厦……”

单良才一时还弄不清办公大厦是啥意思。但从说书唱戏电影里知道，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秦香莲拦轿向老包告倒陈世美的事。单良才牙

关紧咬，拍着胸脯说：“好，我豁出去了。死也要找到省里的领导，向他倒倒苦水!”

第一章（7）

事情真正像青年男子预料的那样。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信访局。河里无鱼市上看，前来上访的人排成队。分窗口接待，每人填张表，有材料的交材料，没有材料的口述，签个名或摁个指印，然后就离开回家等待处理。紧接着就是下一个人。单良才让张志强填好表交了材料，摁了手印，还想多说几句，里面的同志说："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只管你一个人的事。"后面的人急不可待地叫："自觉点，自觉点，我们快等半个多月了!"

来淮州十多天，就那么十几分钟便打发了。单良才有点不甘心，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人家让回家等，不能打死和尚要光头，总得给人家一些时间。中原距淮州一千多里，再快也需要个十天半月。钱快用完了，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四个人围成一盘炮，想了半天谁也没有好主意。这几天玉凤的身子特别弱，吃不下饭，有时还想吐。单良才虽然年纪大，女人方面的事他多少还知道一些，想想孙女的遭遇，恨不能一刀剁了苏伟那个狗杂种。

玉凤是个文静的女孩。今年21岁，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残疾的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只有她和爷爷相依为命。母亲走时，她才十岁，却一边上学一边操持着家务。初中毕业因为爷爷年纪大，没有继续读高中，祖孙俩风里雨里忙营生。爷爷想拼命挣些钱给孙女将来找个好婆家，他也随孙女度晚年。玉凤越来越漂亮，招来不少青年男子热辣辣的目光。谁家有女初养成，藏在深闺人未识。单湾就是这么大的天地，出来进去谁也捂不住谁的眼。那一天，单良才吃过早饭就去县城里卖菜。玉凤正要出门到菜园里浇水，苏伟贼头贼脑地溜进来。他一闪身就把大门关上。一手捂住玉凤的嘴，一手搂住玉凤的腰，连拉带抱拖进后屋。不容玉凤脱身就把她按倒在床上。女孩子第一次经这种场合，连惊带吓已经六神无主，没有反抗的能力。她心惊肉跳，痛苦地闭上眼睛。

她睁开眼睛后，猛地坐起忍痛一把将苏伟刚拿在手里的短裤抢过来。苏伟欲夺，她哭着骂道："狗娘养的，再不滚，我马上就撞死在你面前。"

苏伟不再夺自己的短裤，他也不在乎这个。他草草地穿上衣服落荒而逃。

玉凤上学时学过法律常识。她用苏伟的短裤擦拭身子下面的血迹——这是她日后报仇雪恨的证据。后来她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所长是苏伟的铁哥们，反诬她陷害好人，不了了之。

两个多月来，玉凤满腔怒火。她曾想到死。当她把自己的仇恨向周媛媛姑姑倾诉后，媛媛说："千万不能死，一定要讨回这笔债。"

……

眼下，联想到自己的身体，玉凤后怕起来。她向爷爷哀求道："爷爷，上刀山下火海让玉凤我一个人去。明儿我自个儿去办公大厦。"

淮州是全省的中心。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受过中央领导接见的老劳模，提起找省领导，单良才非常痛心。他指望能在省里的过问下将苏伟那个王八蛋绳之以法。但现实可能不是这样，京转省，省转市，市转县，县转乡，转来转去官照当，还是老百姓要遭殃。单良才安慰玉凤说："爷爷也活够了，明天爷爷陪你一起去。"

李成功和张志强也一致要跟着去。

第二天天刚亮，四个人破例乘公共汽车来到淮州湖。大约八点多钟，单良才一行向办公大厦走去。办公大厦的大门巍峨庄严，两边站立着武警。大门上端悬挂着又大又圆的国徽。两侧挂着又高又大的省委省政府牌子。他们看到了国徽和牌子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但单良才步履非常沉重，两条腿像灌满了铅，硬邦邦的。他正犹豫着，玉凤已经面向大厦迎着一辆即将驶近大门的黑色大轿车跪下哭诉道："省领导快救我!"接着李成功和张志强也呼救起来。这时从人群里走出四个男女便衣警察，两个女的扶起玉凤，两个男的拉起李成功和张志强，单良才跟在后面向附近一个没有挂牌子的大门走去。

黑色大轿车又缓缓掉转头，驶回大院。

就在他们呼救的刹那间，一个外国记者按下了照相机快门。第二天，一家外国报纸登了淮海省四个农民进淮州告状的新闻照片。

淮州湖发怒了。一位省委领导在一份《情况通报》上批示：“此事一定要严加查处，并上报结果。”

第二章(1)

听到进省城告状的事件，周国富确实有些惊讶。一个月前，老朋友单良才带着孙女玉凤曾来过他家。患难之交的老兄弟，过去一见面总是前三皇后五帝国事家事天下事叙得天昏地暗津津有味。这一次，老单却大大反常，不是骂单湾村出个大孬种，就是埋怨县乡干部不为老百姓做主，互相勾结穿连裆裤子。后来他还要越级上访，哪怕是鸡蛋碰石头，搭上自己的老命也要斗下去。他当时曾劝过他："黄土快埋到心口了，还上访个啥，可让年轻人出去跑跑。"当时，不但老单听不进去，他自己也觉得个人的观点苍白无力。对于腐败每个共产党员都有斗争的义务。包括自己在内。两人分别时，他再三嘱咐老朋友："注意身体，多多保重。"这件事会不会有老单参与，周国富的心里没有底。

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神乎其神。有的说到淮州告状的三个人已经被逮捕，为首者的小命可能保不住。有的说省委很重视，已经派出专案组。还有的说一位省里的领导早已深入中原明察暗访。

第二章(2)

顾彩云去世三个多月了。当地有个风俗，人死后第一个七天离开家，第二个七天到阴间找家，第三个七天重新安家，第四个七天再回趟老家，第五个七天后就永远不回阳间。按照这个风俗，五七后两口子不管谁先死，生者就可以另嫁或另娶。其实这是纯粹的迷信。有的人已经不大理会这一套。顾彩云死后的第三天就有一位关系非同寻常的同事对丁浩说："人死如灯灭。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你不能信那一套，自己折磨自己，合适的还是赶快再找一个。老伴老伴，免得一个人寂寞。"还有一位知己者说得更干脆："过去就有说法，坟头干新人换，坟头不干扇子扇。现在是啥年月，不能让死人委屈活人。人活着就要活出滋味，你要加快步伐。"

亲朋好友的心意丁浩领会。最近几个月来的生活，也使他意识到必须再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因为身居要职和家无牵挂，那方面的生活更自由，也很方便。但精神上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只有真正名分上的夫妻，那种生活才能做到位。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正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所以丁浩想尽快把这个事办了。

两天前，林磊在一次下乡途中对丁浩说："丁叔，苏红昨天打电话说，在您的关心下，财政局特拨的那笔钱已经到位。她想请您吃个便饭。"林磊是丁浩的小车司机，和丁洪彪小学中学都是同学。后来入伍参军，在汽车团里给首长开车。复员回家时通过丁洪彪找到丁浩安排进市委小车班。常言说坐车如骑虎。这机器方面的事非同小可。鉴于这种关系，为了安全起见，丁浩调换了司机，让林磊为他开车。林磊到丁浩身边工作后，不仅更加勤谨，两家的关系也日益深厚。林磊过去曾带苏红去过丁家，他对丁家人介绍苏红是他舅家的女儿，他的表妹，高中毕业，能歌善舞，工作能力很强，现在是市歌舞团团长助理。苏红不但长得好，嘴也特别甜；林磊介绍后，她就丁叔叔顾阿姨洪虎哥洪彪哥洪娟妹的叫得又亲又甜。后来苏红自个儿也去过丁家，

还带着重礼，乐得丁浩和顾彩云私下里要收为干闺女。为了给团里要钱，苏红也去过丁浩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她略略大方，又有些文雅，尤其是那种既不张扬又端庄俏丽的气质美给丁浩留下较深的印象。现在林磊提起苏红要请他吃饭，他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下来。但他马上又补充一句："人不要多，注意点影响。"

林磊说："这个，苏红早想到了，她说就我们三个人，多一个也没有。地点她也选好了，郊区一个刚开张的饭店二楼，并特地安排老板到时其他任何人都不接待。"

丁浩笑了。"这个苏红，真是个人才，安排得好，安排得好。"

林磊见丁浩没有推辞，便进一层说："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吧!星期六，双休日比平时清闲些。"

"好好好。"丁浩答应得很爽快。

第二天下午，苏红早早地就到郊区那家饭店。饭店老板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按照事先电话约定天擦黑就不再接待其他顾客，只准备他们这一桌。菜不要多而要精，价格让老板随便定。因为有市里领导，再准备一张床供领导临时休息。老板说："二楼除了有两个餐厅，还有两个标准间，里面的设备虽然赶不上星级宾馆，席梦思、沙发、茶几、卫生间和床上的卧具一应俱全。平时一般人不接待，专接待……"老板不好意思说下去，苏红面色绯红也不再问。

饭店这边安排好后，苏红就按林磊的手机。苏红说："天快黑了，你们还没有动？"林磊回答："丁书记在刮胡子，半小时内一定赶过去。"

天黑下来时，丁浩的小车赶到。饭店里的闲人早被老板支排走，只有一个厨师和一个端菜的女服务员，老板一家挤在一个屋子里看电视。当丁浩下车上楼时，老板和老板娘从玻璃窗里看见走在前面的很像电视里经常看到的丁书记，他们立即把电视机的声音拧低。一会儿林磊走过来交代老板说："请注意一下车，除了女服务员端饭，其他任何人不许上去!"

老板见林磊有些派头，明知道是个开车的，也不敢怠慢，点头哈腰道：“好好好，请放心，除了派出所和公安局的谁也不许上去。”

林磊厉声道：“不行，就是公安局长也不行。万一遇上了你打我个招声。”他俨然比主子还要威风。

老板像接下圣旨：“好好好，好好好!”

丁浩刚走上二楼的楼梯，苏红早就迎在那里。她今天的打扮较往常不同，带有浓郁的文化底蕴，突出一个“素”字，上身浅蓝碎花，下着淡紫色短裙，既不穿金戴银，又不雍容华贵，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显现着典雅的乡村风采和成熟女性端庄秀丽的魅力。这正中了丁浩的欣赏乐趣。丁浩走上二楼，苏红大大方方走上前伸出右手，微笑着：“您好，丁书记!”她本想按以往叫丁叔，但想到以后的事还是觉得称职务最合适。

丁浩很高兴，连忙伸出右手，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顿时苏红感到?像有一股热流涌进体内，丁浩感到好像有一种魔力回肠荡气。许久，丁浩笑着说：“谢谢你，让你破费了。”

苏红想了想，直奔主题，温情地：“你们家不幸出了那么大的事，家里可能有些冷清，请您出来坐坐，散散心，千万不能伤了身体。”

“谢谢，谢谢!”丁浩有些动情。自从顾彩云死后这类劝慰的话听得不少，但一样的话从苏红的嘴里出来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磁力觉得特别亲切，贴心贴肺。他感慨地接着说：“还是女同志想得周到。别看两个人有时磕磕绊绊的，这真的走了一个，还就是有些孤孤独独的不是味。”

两个人围着餐桌坐下来。苏红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人是高级动物，既需要物质营养，也需要精神生活，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你们当领导的，工作千头万绪，更需要精神上的调解与抚慰。您现在的处境真让人有点担忧……”苏红低垂着眉，眼里好像有点湿润。

林磊一直在下面转来转去，这是他和苏红事先约定好的。只有这种面对面身子对身子的零距离接触才有利于苏红施展征服丁浩的才智

和本领。

丁浩本来对苏红就有好感，经过两个人简短的交流，他更觉得苏红情感丰富，善解人意，是同龄女性中较为成熟的女人。房间里就他们两个人，面对苏红白净微红细嫩的脸，丁浩的心里顿时烧起一团火，屁股欠了欠想靠近苏红，苏红立刻意识到丁浩的不安，身子主动向他挪了挪，并把一只手有意无意地搭在他的大腿上。苏红的手温温的绵绵的像一块磁铁。丁浩耐不住了。他抓住苏红伸过来的手抚摩着，苏红身子一歪就势倒在他的怀里。丁浩扳过苏红的脸，他低下头，两个人亲吻起来。

两个人亲热了一阵，苏红意识到时间不早。她软绵绵地坐起来，柔声道："我们吃饭吧？"

丁浩也觉得有点饿，说："好，简单些。"

苏红叫林磊吩咐老板上菜。

除了菜当然还应该有酒。林磊开车不能喝酒只能喝点饮料。丁浩的酒量也不大，苏红劝道："少喝一点解解闷。我今天舍命陪君子。"于是林磊给丁浩和苏红斟上酒。丁浩平时很注意这种场合，一般不多喝。可能是今天比较高兴，或者觉得就他和苏红两个喝，喝多喝少无所谓。开始，他和苏红先碰两杯，后来觉得不过瘾，便碰个六六大顺。再后来就把不住兴了，一定要和苏红比个高低，口中念念有词地："酒逢知己千杯少，苏红，咱们喝，喝……"

苏红没有喝醉，她还很清醒。她先示意林磊和她一起将丁浩扶进一个标准间，然后让林磊吃了饭将车子开到别处去，明儿早上再来接他们。

林磊开着车子走了。老板也把大门锁上。苏红先试着推推丁浩，丁浩哼哼唧唧地翻个身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苏红轻手轻脚地将丁浩的衣服一件一件脱去，然后用热毛巾把他浑身上下擦拭一遍。为了尽快醒酒又一勺一勺地给他灌了半杯温开水。是温开水的作用还是丁浩没有醉，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丁浩就已经清醒，他见苏红坐在床边看着

他，坐起来把苏红揽进怀里，一边为她解扣子一边要亲她的脸，急不可待地："宝贝，快，快……"

苏红还很理智，她胸有成竹地说："现在，我不叫你丁叔，也不叫你丁书记，叫……"

丁浩其实也没醉。由于几个月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做过那事，心情一直不太好。现在，室内的灯光很柔和，灯下看美人，苏红更加文静靓丽。心急火燎的丁浩恨不得一口将苏红吞进肚子里才痛快。他打断苏红缠缠绵绵吞吞吐吐的话语，直截了当地："别拐弯抹角的，你说，你想要什么？"

苏红赧红着脸，伏下身子给丁浩一个响吻，亲昵地："我呀，想要你当我的老公。"

林磊刚约丁浩和苏红一起吃饭时，丁浩也曾有过这方面预感。在他接触的女人中，苏红是他比较喜欢的。但想到自己已经50多岁了，比苏红大20多岁，据苏红说比她的父亲还长两岁。常言道："年老不娶年少妻，老夫少妻两颗心，同床不同梦，双方都受罪。"面对苏红笑眯眯的眼神，丁浩有点犹豫不决地："苏红，说心里话，你在我的心里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顾走了，大家都劝我再找一个。家里还有一个双瞎又聋的老母亲也需要人侍候。我也想过你，不过你还很年轻，没结过婚，我们年龄悬殊太大，跟我这么个老头子你日后会不会感到委屈，外面又会怎么看呢？"

苏红听了丁浩的表白心中很高兴。她干脆趴到丁浩身上嗲声嗲气地："我也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爱你。年龄差距算什么，孙中山还比宋庆龄大37岁呢!"她停了停，搜肠刮肚地："我看过文汇报上曾报道过上海一个19岁的少女嫁给一个91岁的老教授，整个翻了个过。事实上老教授比那女的爷爷的年纪还要大。我们这种年龄搭配的多得很，一抓一大把，一点不稀奇，已经轮到村干部了。"

既滚烫又麻悚悚的。丁浩已经架不住了。他让苏红快快脱衣服睡觉，苏红又热辣辣地亲了一下，然后声音甜甜的一本正经地问："你答

应了吗？老公？”

“答应，答应。”丁浩拿定主意。他考虑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同，拖长了不仅夜长梦多，还会招来许多非议。干脆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省得节外生枝。至于两人年龄上的差别，只要苏红乐意，他当然求之不得。

苏红莞尔一笑，很快脱光了衣服钻进了丁浩的被窝。稍后她悄悄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小袋红?水挤到自己的屁股底下。第二天早晨，她特意掀开被褥让丁浩看，并指着丁浩的下身，有些羞涩地：“你真野，破得很利索。”

丁浩心满意足地哧哧地笑。

大概又过了半个多月，经林磊介绍丁浩和苏红正式登记结婚，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第二章(3)

苏红来到丁家首先指挥保姆屋里屋外楼上楼下进行一番大清理。过时的家具有的送给亲友，有的让捡破烂的拉出去。什么盆盆罐罐旧鞋旧袜子统统处理掉。室内的格局也重新进行调整。事先她和丁浩商量，国贸商厦刚从美国进口一套最新家具，全套20万，为了旧貌换新颜，准备让他们送过来。新人新感情，要天也会许半拉。丁浩没有多想，笑着回答："只要你满意，20万就20万呗，你看着办吧!"说着正要出门，苏红眉飞色舞地扳着他的头嘴对嘴狂吻了两口。然后又让丁浩挺直身子，为他仔细地整理好领带和衣服。她一边为丁浩整装一边自言自语地："人们常说前面走着男人后面跟着女人。在家里随便点还好说，到外面就得整整齐齐体体面面的。要不，人家会说他家的女人不是黄脸婆也是个烂菜包。"她边整理边端详，直到她满意后才让丁浩走出门。

经过苏红精心整装，丁浩的确比过去精神很多。笔挺的西服，淡紫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也特别光亮。灰袜子，黑皮鞋，从头一直新到脚。他和顾彩云一起生活30多年，她从来没过问过他的穿着。也难怪，年轻时顾彩云在老家种地，风里来雨里去，既要挣工分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整天累得腰酸背疼哪还有心思顾及男人。进城后，孩子们也渐渐大了，虽然吃不愁穿不愁，因为没有文化，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怎么也改不过来。所以，过去丁浩浑身上下虽然都是名牌，却穿不出水平来，不是上衣前襟长或者后襟短，就是裤子皱巴巴的，或者领带歪歪斜斜，从没有现在这样鲜亮与整洁。丁浩的心情比前些日子舒畅多了，高高兴兴地向办公室走去。

苏红一直在家里忙来忙去。室内室外整理干净后，该拉走的东西也让亲友们拉走了。这期间苏伟沾了大光，除了家具还有好烟好酒食品饮料罐头等他拉走了半汽车。在单湾，苏伟的声望更高了，跺跺脚，地动山摇，堂堂的国舅爷。

室内室外打理干净后，苏红给国贸商厦经理打个电话，问进口的那套家具处理没有，经理说还没有。苏红让他派人送过来，一个小时后家具就拉来了。经理还特地派个擅长室内摆设的设计师帮助布置，两个小时后，楼上楼下，古色古香，金碧辉煌，宛如仙境一般。第二天，苏红去国贸商厦付钱，经理说："不收了，不收了，只要丁书记今后多关照关照就好了。"

苏红笑笑说："那要谢谢经理。"

第二章(5)

四个人从淮州回来没有回家而是被送进看守所。单良才不服，问一个警察：“我们犯的啥罪，你们关我们？”

警察说：“进省城闹事，破坏安定团结。”

单良才还是不服：“我们去告状，没有闹事。”

另一个警察气愤地：“还没闹事呢，连外国的报纸都登了。你们活腻了吧!”

单良才气得大喊大叫：“中国还有地方讲理没有？”他的头直往监室墙上撞，几个人也拉不住。自从进了看守所他不吃也不喝，眼

睛凹陷，脸色发黄，发疯一样念叨着：“中国还有讲理的地方

吗？……”

这样下去所长有些担心。

所长担心的不是单良才的精神失常，而是这四个人没有检察院批准的逮捕证，是一个县领导的条条。凭个人条条关人已经明令禁止。所长请示局长，局长是从市局刚调来的新人，原则性较强，他说：“管他谁的条条，依法办事，放人。”

当天晚上，四个人就放了出来。

第二章(6)

丁浩与苏红结婚在中原又掀起一次送礼的高潮。因为是喜事，数额当然要比顾彩云的死多得多。大都是暗箱操作，裤裆里摸虱子没有外手，谁也说不出准数。当然也有不理会的人，主要是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周国富和老专员就是这号人。那天早晨也是晨练，大家碰在一起，有人悄悄地问周国富丁书记新婚之喜你去不去贺喜，周国富说："半路夫妻半台戏，能顺顺溜溜演下去就是好，何必凑热闹。"又有人问老专员，老头子腰一挺头一摇，半开玩笑地："瞎子撞墙——没门。"

贺喜不贺喜无关大局。让周国富不安的是农民上访的事。挑明了也就是担心有没有单良才参与，万一参与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真是怕处有鬼。中午媛媛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大惊失色地："爸爸，正午县上访的事，不但有我单伯伯，还有玉凤。听说一回来就送县看守所关起来了。"

"你听谁说的？"周国富心情沉重："消息可靠吗？"

"可靠。"媛媛进一步解释："我打电话问县文联的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简单介绍一下。后来我又把电话打到正午县公安局一个同学那里核实，他说有单良才、单玉凤，还有两个名字我没记住。"

周国富长长地叹口气："我真担心你单伯伯能不能挺得住。"

媛缓是市文联创研室主任，青年诗人。在省市文艺界颇有名气。为人也很正直，遇到不平的事爱打抱不平。她见爸爸唉声叹气，试探地："爸，你和单伯伯相识40多年了，称得上生死之交，不能不救啊!"

周国富是位笃诚敦厚的老同志。小时候，在家乡读私塾。刚念到第六个年头，刘邓大军路过那里，当时他才十五岁，硬是说服父母参了军。因为年纪小开始给首长当通讯员，后来要求下连队，淮海战役时已是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到地方工作后，一直扑着身子干。但到反右倾时却跟不上趟，一下子发送到单湾，名义上是"蹲点"，实际是"流

放”。在单湾他住在大队仓库旁边一间破房里，里面黑洞洞的布满蜘蛛网，白天漏日头，夜里漏月亮。除了一张旧木床，还有一个仅剩下板面的破桌子和一条三条腿的木凳子。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他搭伙在一个积极分子家里，上面来人事先交代：“只要饿不死他就完成了任务。”更可怕的是一天夜里仓库被盗，有人怀疑是他所为，上面有人乘机要新老账一起算，欲将他投入监狱而后快。正在这节骨眼上，单良才挺身而出，不但查出了盗窃仓库的人，还将周国富接到自己家里，和他们一家人吃住在一起。这时的周国富浑身浮肿，腿肚子一摁一个窝，灰黄的大圆脸眼睛深陷，目光呆滞笼罩着无奈与绝望。为了安全和生活上更好地照顾他，单良才和他同住一间屋，同睡一个铺，出来进去两个人形影不离，有人想对他下毒手也找不到机会。就这样，周国富在单湾生活了两年多，直到中央有关文件下达后，政治形势改变了，周国富才结束这种不人不鬼的非正常生活。在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单良才不仅给了他物质上的关心和帮助，也是他活下去的依靠和精神支柱。当年平反后要离开单湾时，铁骨铮铮的周国富哭了，他不是因为磨难而悲痛，也不是因为艰苦而伤心，他紧紧攥住单良才的手久久不放：“良才兄，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体会是大难不死必有知己，不是您和你们全家，我周国富的骨头早沤成泥了……”

……

周国富的眼睛里湿漉漉的。媛媛见爸爸默默地坐着不说话，已忖度到他内心的不安与痛苦。她寻思着爸爸已经离休两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什么雷锋精神，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只是一种时尚，已经远离现实。现在苏红已经成为中原市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扯着皮毛连着筋，单湾的事还不是太岁头上动土，鸡蛋碰石磙。如今金钱和权力是生命的主宰，有钱能让鬼推磨，有权能叫白变黑。要么，怎么会出现那么多贪官，怎么会被卷走几千亿钱财到国外。至于棘手的事想躲还来不及呢，谁又想引火烧身往上撞呢!但凭直觉媛媛断定爸爸不会坐视不管。爸爸不是那种人。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妈妈还没有回来。媛媛正要给妈妈打电话，于庆芳回来了。于庆芳是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50多岁的人了，工作还是那么认真，对同志对病人热情耐心体贴入微。几十年来，除了生病或家中出了大事她从没有耽误过一天工作，就是丈夫周国富受委屈的那几年，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几乎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没叫过苦，硬是挺了过来。周国富调到市里，后来当了市委副书记，再后来是市政协主席，她也从不因丈夫的职位与权势自命不凡，颐指气使，给周围的同志留下平易近人贤淑善良的良好印象。女儿媛媛老大不小了，快三十岁的大姑娘整天诗呀文呀的也不讲自己的事。老头子也不多问，任她自己由着性。做母亲的不能不管。她曾多次试探着为女儿张罗，都被女儿堵回去。今天又有个同?要为媛媛介绍对象，她刚对女儿提个引子，媛媛仍不紧不慢地："妈，你只管放心，我个人的事您用不着担心。早一天晚一天一定会水到渠成。"

于庆芳白了女儿一眼，苦笑道："你呀，不知道心到底多高!"

媛媛也赔着笑："不用愁，不用愁，早晚得让您和爸爸落下心。"

周国富一直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母女俩的话他一句也没往心里去。他皱着眉，背着手，低着头，心事重重。

饭菜端上桌子。媛媛轻轻地："爸爸，吃饭吧？"

三个人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面对无精打采的周国富和小心翼翼的媛媛，于庆芳有点奇怪。身为医务人员的于庆芳对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比较注意，尤其是家庭氛围，包括大家吃饭时情绪等哪怕是蛛丝马迹的微妙变化她几乎都能觉察到。但是，只要是平静的，她从不动声色。

周国富的晚饭比平素吃得少。他不声不响地放下筷子，袖珍收音机也不开，闷闷不乐地又走到院子里。

媛媛也吃得不多。待妈妈吃完饭媛媛就忙着收拾碗筷，擦桌子刷锅洗碗的，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多言不多语利利索索。

在于庆芳的眼里，父女俩的神情和动作似乎都有些反常。但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诸多感情磨砺的她一般情况下不会贸然行事。她深谙作为一个正常人，任何人的内心世界都有自己的领地。有敞开着的，也有封闭着的。不论是哪一种，当它的时机未成熟时都是不可侵犯的。要么，永远沉默；要么，一触即发。要么……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是周国富每晚必看的节目。但是他今天却破例不看了。袖珍机子也不响。一个人踽踽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

媛媛不知道怎样和爸爸交流，早早钻进自己的房里。

于庆芳早已忙完了自己的事。她见周国富在院子里磨磨蹭蹭，蹑手蹑脚地走到近前，提示道："气温有些低了，小心着凉。"

周国富"嗯"了一声，恹恹地向屋里走去。

于庆芳把电视机的声音拧低。周国富瞅瞅屏幕："关上吧，没啥看味。"

于庆芳把电视机关了。周国富仍没有睡意。他刚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想坐下……

于庆芳不知所措。许久，她试探地："老周，你心里装着什么事这样沉？"

周国富茫然地望望她，欲言又止。

于庆芳淡淡一笑："你已经退下来了，大江大海都过去了，除了注意身体，还有啥事不好出口？"

"有。"周国富是个城府较深的人，不稔熟的事他不会轻易出口。面对妻子的不安，他心神不宁地："庆芳，我想和你商量商量，我准备帮人打一场官司。"

"打官司？"一听说打官司于庆芳的脑子轰了一下。她虽然没有尝过打官司的滋味，却能想象出打官司的难度。"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输赢还是离不了钱"早已老生常谈。报纸上电视里也屡见不鲜。于庆芳不想明问。更不想直接打听。她知道周国富不是个莽汉，更不会一时心血来潮，什么事不抵到坎上不会轻易

拿码。但她又不死心，生怕弄出个什么闪失来。于是她绕着弯儿问："谁的事你这么上心，偌大的年纪了，又是个中级干部，何苦要耗那份心血？"

"老单，单良才。"周国富好像想透了。人可能就是这样，当意识到一吐为快时，再沉重的压力也觉得轻松。

妻子呆住了。周单两家几十年的来来往往风风雨雨她也一直是当事人。内中的艰难与辛酸也铭刻在她的心里。以往，只要是单家的事他们倾其全力。不过打官司不像生活中的长长短短，跑跑腿出出中原花钱都在所不惜。打官司讲的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良才是不是真正属于正义这一边。就是真正有理，还要看对方，如果对方有权有钱，官司也不一定打顺。不过在东方有权的人大不了手伸到乡里县里就够长了。于庆芳眼下担心的是钱，钱能通神，有钱就能打赢官司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她觉得一个小小的单湾，凭老周的影响，染坊不开牌子在，一个曾经响当当的正厅级领导干部还过问不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民的问题。她微笑着："既然是他单伯的事你当然要过问。不过，就怕对方用钱捂，这年头，只要有钱，硬揉也能把人揉垮。"

周国富一脸沉重。稍许，他无可奈何地："对方不但有钱还有权。尤其是后台。"他无意再说下去。

于庆芳瞪大眼睛。一会儿又不以为然地："小小一个村干部，后台能硬到哪里？"

"哪里？"周国富冷笑："就在我们这个大院。"

"这个大院里住的人多得是。"于庆芳还是一脸狐疑："就是个处级又能行多大的风!"

周国富见妻子不以为然，干脆点破："我说出来你一定会吓一跳，老单告的人就是丁浩的新老婆苏红的哥。"

于庆芳目瞪口呆，木然地倚在沙发上。

第二章(7)

正午农民上访和顾彩云的死发生在一前一后。为了减轻对丁浩的压力，省里指示尽量不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至于省里催要处理结果，先由县里写出专题报告，报告说："……已派出工作组进驻单湾调查处理，有关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正在进行，干群关系已有所改善，善后工作将继续加强，具体结果待后报告……"报告上报市里省里有关部门也签上意见，盖上大印，及时电传上去。仅仅几天工夫曾经轰动一时的重要事件就这样烟消云散不了了之。

事实上，县信访办也去了两个人到单湾，也找到单良才、李成功和张志强谈话，强调指出他们的越级上访是违法犯罪行为，考虑到他们是初犯，也就不再追究。至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待后调查处理。后来还要找玉凤谈话，单良才见他们是在走过场，拒绝玉凤出面，他当着那两个人的面说："到省里告状是我的主意，与我孙女无关，要杀要砍我一人承担。"那两个人见单良才还在硬，交换一下眼色，变换了口气，一个说："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个老劳动模范，还受过中央领导的接见，要珍惜这些荣誉，顾全大局，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另一个说："现在基层工作不好搞，上上下下都强调安定团结，中央和省里也出台了信访条例，按条例规定不能随便上访。"单良才压住火反问："乡里县里我们的腿都跑细了，胡作非为的王八羔子还是照样神气。你们不让上访，老百姓只有死路一条了。""话不能这样说，该处理的一定会处理，你们要耐心等待，什么事都有个

过程，等会儿我们还要找苏伟谈谈，双方都要进行反思，互相理

解……"他们谈话正在进行，苏伟的手机就打过来："喂，国际大酒店见。"

……

不久，市里传来特大喜讯，名不见经传的单湾飞出一只金凤凰——苏红成为第一夫人。

那一天上午，当苏红乘坐丁浩的专车荣归故里时，虽然丁浩不好意思没有同车前往，也忙煞了不少头头脑脑。新夫人金口玉言胜过烧香拜佛。一时间苏家大门车水马龙，一派欢腾。

妹妹香车辚辚，哥哥威风凛凛。几天前因单良才等人告状的事苏伟还有点心悸，准备用钱捂，如今是盛气凌人气壮如牛。他故意冲着单良才等人放风："任他们跑断腿，也动不了老子一根汗毛……"

躺在床上的单良才号啕大哭，不停地呼喊着："中国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只有玉凤陪着爷爷哭泣。朴实端庄的农家女，憔悴的脸上过早地出现细细的皱纹。玉凤不敢出门，那些异样的眼神锥子般戳着她的心。她准备了剧毒农药。要不是年迈的爷爷她早已不在人世。刚出事那天，她几次拿起药瓶，想想日后的爷爷，又忍痛放下。在近百个日日夜夜里，她守护着爷爷，爷爷也呵护着她，都怕万一失去。她记着媛媛姑姑的话。但苏家的大喜让她心灰意冷。她知道爷爷的呼喊就是绝望。但绝望的后面呢？……玉凤不敢想下去，浑浊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滚……

第三章(1)

第二天的早饭周国富仍然吃得很少。于庆芳特地炒了一盘他最爱吃的青皮南瓜丝。他吃了两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于庆芳劝他再吃一点，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就放下筷子。

媛媛也吃得比往常少。不过，她故意吃得慢，用拉长时间掩盖破绽。

于庆芳也和往日不一样。这只有她自己清楚，咽下去的没有一点味道。

周国富当然吃不下饭。他彻夜未眠。起来吃两次药。平时也有失眠的毛病，服一次药就睡着了。睡不着就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单良才和玉凤爷俩，低矮的小屋，弓一样的脊梁，消瘦的脸庞，疯癫，哭泣，恐怖、凄凉……真真切切，反复无常。

从职业的角度于庆芳知道，精神上的压力与痛苦往往胜过任何一种疾病。陷于前者的周国富，唯一解脱的方法是让他支持单良才爷儿俩与人家打官司。不管是什么结果，对他不一定是一次摧残，也可能是赴汤蹈火的洗礼。人活得自在不自在，关键在于信念，在别人看来地地道道的残酷，而在另一个人眼里却是一种享受。她敞开心扉对周国富说："国富"，在重要的决策时，于庆芳从不叫老周，而只呼后面两个字："对于老单爷俩的事你尽力帮助。如果需要钱，只要说一声，管它刀轧脖子，大不了搭上老命。"

周国富笑了。周国富笑得很开心："庆芳，这些日子我什么都想透了。对老单爷俩的事，大不了头破血流。我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最坏是一条死路。别说我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人家救过我的命。都抛开，权当见义勇为。比起那些年轻见义勇为的，不管到哪一步我都一点不后悔。"

于庆芳也被感动了。虽然已进入老年，一旦两人找到共同的兴奋点，也会迸发出情爱的火焰。周国富兴奋地伸出一只手，点一下妻子

的鼻尖，诙谐地："知我者，庆芳也……"

于庆芳也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了倾身子，攥住了周国富的手："事情往往比想象的要复杂，一定要多多保重。"

男人和女人不管哪个部位接触都会产生感觉，有时大，有时小，主要在意不在意。在意时哪怕是一瞬间也有它的反应与微妙。花甲之年的周国富从妻子的手里感觉到了关心和力量。他也紧紧地攥住了她的手，好像是当年在部队马上要迎接一场战斗："好，好，谢谢，谢谢。"

窝在自己房里的周媛媛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既然两位老人已经沟通，她也没有回避的必要。媛媛走出来时两位老人的手已经松开，脸上的表情也不那么凝重。爸爸看着她又转向妈妈："今天是双休日，先让媛媛去单湾看看，听说关的人都放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你给媛媛准备点钱，让她带些东西去。"

媛媛说："我真想玉凤了，那么个女孩，爹没爹娘没娘，怪可怜的。"

于庆芳从卧室抽屉里数出1000元递给媛媛："可要精灵点，带啥东西你自个儿选。单湾你去过，不要太招眼。"

媛媛接过钱又回自己房里准备了一番。她换上平常衣服，又改成淡妆。还将自己一套没试过身的大众时装也带上送给玉凤。媛媛正要出门，爸爸特地交代："如果方便的话，可请你单伯和玉凤来一趟，就说我很想他们。"

媛媛答应着走出去。

市里到正午只有30多公里。县城到单湾也只有抬腿的工夫，周媛媛去正午采过风，就是那次采风时认识玉凤。

第三章(2)

苏红与丁浩结婚的当天丁洪娟就离开中原回到省里。她并不反对爸爸再婚。她不能接受的是苏红。

关于苏红丁洪娟了解得不多。仅就年龄而言她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在丁家兄妹中，她是老小，已经28岁，而作为继母的苏红比她还小两岁。她知道年龄对于婚姻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感情，只要他们感情真挚，爸爸的晚年能过得好，她这个做女儿的情愿烧高香。但当第一次面对花枝招展的苏红她再也待不下去。

作为省委副秘书长的儿媳妇丁洪娟是有些得天独厚。但作为女人，青春烂漫的女人，她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早已成为人生旅程中的里程碑。这都是对男人而言。女人的新婚之喜又该如何呢？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是一个统一体。只有完美的结合才有完美的婚姻。这种完美必须排除个人意志以外的因素，也就是马克思的外因论。丁浩好像忽略了这一点。他的忽略(其实丁浩不是忽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铸就了女儿的人生悲剧，也给自己留下终生遗恨。

没有美满的婚姻，就没有幸福的家庭。徐友田夫妇，特别是在省妇联会工作的妻子江华信奉美满和幸福都是人创造的。只要敢于创造就有拥有的可能。所以，当洪娟嫁过来时，江华信心十足。

新婚之夜，痴呆儿子死也不进洞房。江华事先也预感到这种可能，特地提前招来两个女儿帮她一起把儿子拖进去。为了安慰媳妇，她又把嘴贴到洪娟的耳朵上："他可能有点紧张，好孩子，你主动点，做女人都打这过过。"

洪娟面红耳赤，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痴呆儿外人叫半吊子。平时除了吃喝拉撒几乎什么也不会。上学仅是充个数。老师在台上讲，他在下面玩，什么作业不作业，本子上

全画着圈圈。毕业证书都是校长亲自送到家里，里面还夹着荣誉证书。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假的东西。要不上上下下设立了那么多打假的部门。这过日子特别是夫妻俩的生活能假得了吗？江华认为只要把儿子推进新房幸福就会降临。

室内的灯光淡淡的，浅浅的粉红温馨又柔和。紫罗兰地毯一尘不染。宜人的清香沁人肺腑，镀金封顶镂纹雕花的双人床上锦绸玉缎熠熠生辉。

半吊子被推进新房哇哇直叫。丁洪娟坐在梳妆台前正在卸妆。十多岁时丁洪娟就认识半吊子。那时候他就一走三歪邋邋遢遢。后来住进一个大院出出进进总躲着他，冷不防看一眼就觉得恶心。眼前虽然西装革履人模人样，那戆头戆脑的样子依然没变。也许是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和近距离面对如花似玉的女人，半吊子的傻相便甚于以往，他嗷嗷叫了半天，见没有人理会，便直挺挺地躺在地毯上，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淋淋拉拉的涎水顺着嘴角往下滴。

丁洪娟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在梳妆台前坐着。其实她心乱如麻。她斜眼瞅了瞅旁边的半吊子，心里刀割一般。从少女时起，确切些是第一次来例假时，她不知道好端端的为啥那里面会流血，身上发麻，心里直跳，擦了还流，流了还擦，一连三天睡不安吃不香。后来妈妈从一块沾血迹的纸上发现她的身体变化，悄悄问她："娟，你是不是来月经了？"她涨红着脸："啥是月经？"

"就是下面流血。"

"是流血，身上还有点难受。"

"女孩儿十几岁以后都会有，有早有晚，一个月一回。"

"要不要吃药？"

"不要。不是病。"

"这要到啥时候才没呢？"

"早着呢，几十年。"

……

后来上中学，男女方面的事知道得多了。但对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有些想象不透。有时她也曾冒出问妈妈当初是怎样和爸爸走到一起的念头，尤其是怎样第一次睡在一起的。这只是在脑子里闪过转过，从没有开过口。

躺在地毯上的半吊子不再嘀嘀咕咕，发出呼呼的鼾声。

丁洪娟不由自主地又朝半吊子躺的地方瞥了一眼。自从定下这门亲事，洪娟前前后后也不知道想过多少遍，好，绝不会好到哪里，一个痴呆儿只要能照料自己，只要会那个，将来生个孩子，有个寄托。年轻时有父母照着，老了有孩子依靠，勉勉强强一生也就过去了。人，怎样活都是一辈子，再好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不如意的时候。只有神话里才会郎才女貌天造人合的完满与美妙。至于坏呢，她也想过，既然徐家主动提亲，他们的儿子最起码的能力还是有的，要不靠什么延续香火。丑吧，呆吧，灯一关，眼一闭，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了，不但心不烦，还可以随便想象：睡在一起压在身上的是一位白马王子……

丁洪娟又瞅了瞅躺在地毯上的半吊子。她又瞅瞅门窗，帷幔拉得严严实实。半吊子的鼾声比刚才大。可能因为半吊子是个男的，男的和女的那个地方的东西不一样。既然不一样，又是明媒正娶，她就有权力见识见识。如果是紧张或别的什么原因他不敢上床的话，她?用自己的力量把他拉起来或者扶上去。她展开被褥，先将自己外面的衣服脱去。

丁洪娟上下打量自己的身子。自从成为少女，除了洗澡她从没有这样脱光身子。在家里洗澡开始由妈妈帮着擦，后来她不让妈妈擦，自己擦身子躺在水里，浮力一会儿托起一会下沉，洁白滑润，很像一条白溜溜的鱼。有一天，她也会像新婚女子一样，乘坐披红挂绿的彩车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家，向另一个陌生的处所走去。这就是几千年

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长河中女人的人生程序。在这个无法回避的程序中，丁洪娟将竭尽全力寻觅自己的领地和希冀。

这一天真的降临到她的头上。她施展本领的时机到了。

丁洪娟光着身子蹲下来。她不想看他的脸，那张脸会让她恶心。半吊子仰脸躺在那里，下身的那个地方应该是鼓胀的，却平平塌塌。丁洪娟以为是睡着了的缘故，壮着胆子用手推，开始不敢用力，后来用劲推，他哼了一声把身子侧过去，继续发出呼呼的鼾声。

如果不是半吊子的脸实在难看，丁洪娟首先想到的是亲他的嘴。亲吻是男女做那事最常用的方式。

第三章(3)

单湾。

孤苦伶仃的爷儿俩四周有许多眼睛。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还有窥视的各色人等。一个人干什么都有来由，就像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样，窥视者大都是为了讨好苏伟。苏伟不是一般的村干部。苏伟是一棵大树，一棵上能着天下能盖地的大树。这棵大树不但不怕雷电，还能呼风唤雨。能抱住这样的大树，不但能过太平日子，还有意想不到的甜头。

周媛媛风风火火赶到正午。她包里放着妈妈交给的1000元，自个儿又拿出500元，这500元除了来回的路费，余下的到超市买东西带着，好几年没来这里，爷儿俩正赶在难头上，哪能空着手。

诗人有诗人的气质和风度。哪怕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落泊者，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仍是那般桀骜不驯和坦然自尊。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无不如此。和诗歌打了十多年交道的周媛媛今天的着装和打扮虽然不显山露水近似于乡下的女子，但脸上却写满了诗意，眼睛里闪烁着灵气，这是一般女人所没有的。

媛媛打的一直到单良才门口。听见汽车声，单良才以为是公安局来抓人。他隔着窗口朝外看已经横下心。玉凤也心惊胆战地走过来，心里也冲着一股子恨。汽车停了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像是开车的，女的下了车就往门上看，像是在寻找记忆。男的从车上拎出鼓鼓囊囊的两只包。单良才眼睛昏花看不清来人是谁。汽车开走了，媛媛正推门，玉凤认出来，她又惊又喜地：“媛媛姑姑，媛媛姑姑……”不知不觉泪水流出来。

单良才蹒跚着向外走，眼里也潮潮的。玉凤一边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接过媛媛手里的包：“姑姑，姑姑……”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媛媛走进屋里，放下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单良才一时找不着抹布，忙用自己的褂袖子擦去凳子上的灰尘，让媛媛坐下。“工作那么

忙，还惦记着我们。”没容媛媛说话又紧接着问：“你爸和你妈身体还好？”

“好，都好。”

“我们爷儿俩成罪人了，你还敢来看我。”

“爸爸和妈妈商量过了，让我先过来看看，还请您和玉凤到我们家里去，爸爸现在不上班，有的是时间。”

“好，好……”

说着话，媛媛从包里取出1000元递给单良才：“单伯伯，这是爸爸和妈妈让我带来的，留给你们急用，以后的事爸爸和妈妈也有打算。”

单良才又把钱递给媛媛，媛媛说啥也不接。

单良才收下钱，把苏伟的恶行和告状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玉凤有时也插上几句，补充爷爷漏掉之处。

三个人要说的都说了。单良才催玉凤做午饭。午饭很好做，媛媛不但带来钱，还给伯伯、玉凤各买了一套衣服，大众货，不贵，正适合乡下老人和女孩子穿着。她知道乡下不方便，还特地买了一只现杀现煺毛的鸡和六斤猪肉，爷儿俩都好客，只要有客人来摔锅卖铁也要盛情招待。

老人去园里挖青菜。屋子里只有媛媛和玉凤两个人。女人有女人的秘密，女人有女人要说的话。玉凤把媛媛拉进自己的房间，红着脸：“姑姑，我的身子有两个多月没来了。”什么事都没有完全一样，书上明明写着月经，城里女人叫例假，乡下女的叫来身子。

“两个多月，”媛媛也有些吃惊：“不会吧，一般都没个准，有时往前提，有时朝后推，早晚也不过十天半月。如果两个多月，不是有什么毛病，就是……”

玉凤急了：“姑姑，要是那我就不活了。”眼泪又淌下来。

媛媛掏出手帕替玉凤擦眼泪，安慰道：“事到如今也不要害怕。现在做人流的女孩子多得是。你于奶奶是妇产科专家，到时候做掉。”

玉凤还是伤心：“姑姑，我的命咋恁苦。”

媛媛说："苦不可怕，可怕的是懦弱。苏伟也没长三头六臂，她妹妹也不是皇后娘娘，就是她男人也吃不了人，比她男人官大的多得是。当官不能作孽。谁作的孽多完蛋得越快，早晚都有算账的一天。"

玉凤说："老百姓恨得都编成唱了，城东偷，城西抢，单湾没有共产党。"

媛媛说："乡里县里市里总管不住省里中央吧!我们的中央领导是好的。要是碰到中央的枪口上没有好下场。"

她们边说话边做饭。媛媛不是外人，她和玉凤形影不离，她不让做什么菜，玉凤依着她，两个人说着做着一会儿就吃饭了。

吃了饭媛媛又坐了一会儿，要说的话都说了，她起身告辞。单良才和玉凤送到村口，媛媛一定要他们留步。他们目送着她向城里走去。

从媛媛进入单家到走出村子，除了他们的谈话无法知道，整个过程都在几双眼睛窥视之下。苏伟在家里，一会儿这个进去，一会儿那个出来，走马灯一样把窥视的情况向他汇报。当媛媛走出村子，单家爷俩回到屋里时，苏伟拨个手机，一辆机动三轮车驶出村子向媛媛追去。苏伟骑上自己的进口铃木尾随其后。机动三轮赶上媛媛，从车上跳下一个中年男人，铁青着脸："请上车吧!我们老板在国际大酒店里安排好了。"

周媛媛的心狂跳着。但她装着很镇定的样子："你们老板是谁，我怎么不知道。"

苏伟的摩托赶到跟前。媛媛不认识苏伟。见他光着头留着小胡子，就觉得不是正经人。苏伟停下摩托，皮笑肉不笑："周小姐，我叫苏伟，小小的村官。我可能你不认识，但有一个人你一定认识。"

他就是苏伟。苏伟就在她的眼前。媛媛想他说的我一定认识的那个人准是他的妹妹苏红。用权势压人是这号人的拿手好戏。她不惊不惧地："你说的那个人就是市里丁书记的新老婆苏红吧!"

"不!"苏伟有些不自在，狞笑笑："上车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周媛媛微笑着一动不动……

周媛媛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在这个时候去单湾，又不是去寻常的人家，不想得周到些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有个应急的办法就会砸锅。上午赶到正午后她用手机先和在正午当公安局长的老同学通了话，她开门见山地说：受爸爸和妈妈的委托，她要去单湾看望单良才，他们两家是世交。因为那里是是非之地，要他下午三点左右去接她。她出单湾村头时已接近三点，又和公安局长通了话，老同学说马上就到。

苏伟见周媛媛一动不动，脸上还一脸的笑，肚里的火气直冒："你上车不上车？"

媛媛仍不动声色："上车怎么样？不上车又怎么样？"

苏伟说："上车去见一个人，不上车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媛媛说："客气不客气是你们的事，这个人我不见。"

苏伟正要下令中年男子动手，一辆闪着警灯的乳白色警车开过来。

警车刚停下，公安局长走出来，笑着问周媛媛："你们也认识？"

媛媛气呼呼地："刚知道他的大名，市里丁书记的小舅子。我想当着这局长的面问个明白，他们光天化日之下拦我的路，是不是想绑架？"

"误会，误会，"苏伟不再神气。他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是，是这样的，城西公安分局的丁，丁局长，想见见她。"

周媛媛气不打一处来："不就是丁浩的小儿子丁洪彪吗？你可以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纯粹的人渣!"

公安局长眼睛直直地盯着苏伟："你不要把事做绝了，做绝了就没有退路。不要说你妹妹，就是丁书记也不能一手遮天。"

苏伟低着头，好像秋后霜打的葫芦。

第三章(4)

午饭后，周国富睡了一会。这是近几年才养成的习惯。年轻时干工作整天顾头顾不了脚，没有午休这一说。报刊上经常看到关于养生的文章，养生揽得很宽，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方方面面应有尽有。当然有午睡方面，有的说劳累一上午，要休息一会，休息就是修整，像机器一样，经过修整，不但效力增大，还可能多用些年。用在人身上就是延年益寿。有的说午休不好。人应该不停地运动，运动会产生新的活力，新的飞跃。争来争去互不相让，看来永远也统一不了。周国富的观点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动就动，顺其自然。以往午饭后他休息到下午两点，今儿一点就起来了。于庆芳知道他是想急于知道单良才和玉凤的情况，经常出外的女儿一会不回来他不会牵挂。

下午4点了，媛媛还没有回来。周国富有点坐不住。转念一想农村里主要指望土地，种庄稼就像养孩子，时时刻刻都得操心，吃饭不应时，早一顿晚一顿是常事。可能是午饭吃晚了，也可能是玉凤缠着她想多说说话，般上般下的女孩子总有说不完的心事。

媛媛回来了。

周国富很高兴。做父母的大都是这样，孩子再大，哪怕进入中年，在父母的眼里还是个孩子，多日不见，甚至一天半天看不到就会生出莫名其妙的疑虑和牵挂。只要老人的思维有些清醒，脑子里萦绕的思念仿佛一丝丝紧紧连接着远在太空遨游的风筝……

媛媛放下包，先去洗漱间洗洗脸。周国富已经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女儿。媛媛知道爸爸心急，来不及换衣服，趿拉着拖鞋坐在爸爸的对面。

“你单伯身体还好？”

“还可以，精神头有点败。”

“那当然。玉凤呢？”

“也可以。情绪有点差。”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遇见鬼了。”

“哪一个？”

“还有谁，丁浩的小儿子丁洪彪。”

“他怎么你了？”

“我事先就想到这一步，他还没有露面就被我当公安局长的同学给破了。苏红的哥苏伟被当场训得耷拉着头，活像个瘟猪。”

“坏种，竟把屎拉到我们的头上。”

第三章(5)

苏红当上第一夫人身价倍增。市歌舞团是文化局下属半事业单位。所谓半事业，经费来源主要靠演出收入，不足部分财政上给点补助。补助不固定，给多给少全靠与领导的关系远近。多年来，演出市场不景气，票房收入一年比一年低。有时人员工资也不能按时发，原先拖个十天半月，后来越拖越长，甚至两三个月才发一次。时间长短倒不是大事，不能按规定足额发就让人吃不住。一个人明明每月各项工资总共850，扣下几项不发就变成520元，有人找团长，团长说："没有钱，我也不能抢银行。我一家子也是靠工资吃饭，儿子上大学，我做梦都想着把工资发满。"

人心都是肉长的。团长说到这份上大家也就不再提发早发晚发多发少了。

苏红原来无职业。宾馆、酒店、歌舞厅，哪里挣钱哪里去过。认识的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团长，团长见她能说会道，便产生了好感。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四回成朋友。朋友与朋友不同，有男有女，有远有近，远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见上一面，近的三天两天天天见面。男的和男的天天在一起打牌喝酒是常事。女的和女的天天在一起织毛衣拉家常也是常事。这男人和女人天天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变化。苏红和团长就是在这种变化中好成一个人。作为演艺团体，身为一团之长，他的周围不乏帅男靓女。团长当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男人，当某个不安分的女演员怀着不明不白的目的向他投送秋波时，他总是强压着欲火，用兔子不吃窝边草告诫自己。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苏红认识团长时当时是一家宾馆的坐台小姐。两个人好上后几乎天天在一起。人是高级动物。这高级动物主要是感情，感情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感情的力量胜过千军万马，能让人着魔，能叫人死亡。两个人的感情好到这份上自然无话不说、无所不为。为了过上安定的日子，苏红要团长为她安排个稳定的工作。

近水楼台先得月。团长想来想去以攻关为由到劳动部门找熟人做了份假档案将苏红调到团里，并明确为团长助理。纸里包不住火，有人反映到文化局，团长暗中给局长打点打点，又请了两次客，上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间是过滤器，也是麻醉剂。一件事刚刚发生时，乍一看火烧眉毛天要塌下来，只要能稳得住，不再继续发展，经过时间的流逝就会慢慢消解。人们常说战争是最残酷的，再残酷的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不会永远打下去。两伊之战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打伊拉克活捉萨达姆等，开始时总是那样惨烈，慢慢地就接近尾声偃旗息鼓。经过时间一天天过滤，苏红的团长助理名正言顺。

进入丁家的苏红正向人生的巅峰攀登。苏红迈出的这一步是中原市上上下下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女人望尘莫及的。就是最年轻最清纯最美丽的女人能有这样的机会吗？中原市下辖七县一市三区1000多万人，方圆几百平方公里，比世界上十几个小国家还要大。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市里，不就一个市委书记吗？当上市委书记没有娶老婆的可能也不会有。既然他有老婆，哪怕你是金枝玉叶美如天仙，无论怎样施展才华充其量也只能当个二奶或情人。因为一个人官儿做到这位上，不论年轻年老大都很注重名分。这就是官当得越大离婚的越少的主要原因。不然，克林顿、普京当上总统后一个月娶一个老婆也很容易。有人说机遇是一种挑战。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被苏红抓住了。抓住机遇不成功是一场悲剧，成功者就是一首赞歌。苏红不仅抓住了机遇也成功了。这就是一个女人的骄傲。

苏红是骄傲的，她很自信。苏红有骄傲的资本，她的资本就是她自己。因为在丁浩眼里她天生丽质如花似玉。当丁浩面对苏红写满魅力的脸，尤其是两个人做爱后，兴奋中他也会冒出这样的念头，顾彩云和他一起生活几十年是怎样过的。丁浩脑子里只萦绕着他现在的地位、权力和幸福，小时候的苦难，学生时代的艰辛和从一般工作人员经过一步步跋涉到达理想辉煌的历程都已淡忘。漫漫几十年顾彩云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包括父母在世时，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抚养孩子，还

要支持丈夫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他也模模糊糊。他的心里除了工作就是苏红。

保姆已经做好了晚饭。

苏红还在梳妆台前左顾右盼。为了排除干扰，她让林磊为她换了手机号。除了亲戚，确切些除了家里人，她不再与外面任何人联系。过去的那些朋友，男的，女的，统统不再见。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是梳妆打扮。苏红对这些很精心，也很有研究。一天换几次衣服，洗几次脸，变几次发型，涂几次口红，以及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做好等都很讲究。有一次保姆断了开水被她狠狠地训了一顿，不是丁浩出面讲情，她还要赶出去。苏红打扮的目的只有一个，给丁浩看。只要丁浩喜欢，她就更高兴、更精心。

丁浩回来了。苏红迎上去。她侧过身子让丁浩走在前□。丁浩挨着苏红走过去。紧随其后的苏红见丁浩后背衣角上有一小点影影绰绰的灰尘，连忙用手拂去。苏红的动作既轻又快，丁浩回头笑笑："你的眼睛真尖，一点灰星子也能看出来。"

"你身上的灰星子我能看不出来。"苏红微笑："换人家变成灰人也无所谓。"

丁浩的心里热乎乎。

两个人手挽着手走向楼梯进餐厅用饭。

吃过饭两个人又在院子里逗乐。苏红要丁浩先伸出右手，她仔细地瞅着一道道比画着手纹；又换出左手，还是那样的看那样比画，就是不说话。丁浩小时候就知道手纹是一种算命的方式，简直是胡扯八道，从来不信那一套。丁浩见苏红如此认真，故意逗她："你看我的命咋样？"

"右手男，左手女，两男两女最福气。"

"你是说我还得生个女儿。"

"这手相上明明白白。"

"不要说政策不允许，就是准生我这快60岁的人还能生得出。"

“生孩子跟种地一样，只要土地肥沃鲜活，种子下去就会发芽，长出茁壮的苗。”

“这还要看是什么种子，我这多年的老种子行吗？”

“怎么不行，只要有信心，功到自然成。美国一个80岁的老头，英国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不是都生出来了吗？生不生关键不在于年龄，你的身体这么好，看上去比40岁的人还年轻，准能生个宝贝女儿，信不信我们从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如果生出来怎么养呢？”

“这好办。有钱就能养得好。到时候让苏伟抱回去，请个奶妈，我们经常去看看。烟不出火不亮就养大了，你也早就退休了，大明大白地接回来。”

“好，好，就依你，就依你。”

回到卧室正赶上中央台新闻联播。丁浩看电视，苏红就开始准备。其实也不需要准备什么，被褥拉开两个人脱光身子钻进去也就行了。苏红不然，肥沃的土地也需要认真耕耘，如有一点碎石粒也影响种子发芽扎根。她又开始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苏红把脸比作花，花不但好看，花里还有神奇，蜜蜂趴在上面就能酿出蜜。

联播节目结束了，苏红急于关机。苏红下午就洗了澡。她催丁浩快脱衣服，她去为他调水。调好水，扶着他进入浴池间。

丁浩洗浴完毕，苏红又浑身上下擦拭一遍，还扶着他躺到床上，盖上薄薄的进口锦被以防着凉。

苏红脱去睡衣，浑身像玉一样滑润，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故意不关灯，丁浩问：“不关灯？”苏红说：“关灯黑洞洞的，缺少韵味。只有韵味十足才能尽情发挥。”

几句话就激起了丁浩的动力。

第三章(6)

丁洪娟回到省里，出国的事还没有批下来。江华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埋怨徐友田猪脑子，只会往前拱不会转弯儿。“你儿子是啥儿子自己还不清楚。让她出去还不是给野猫子扔肉。”

徐友田说：“多好个人，明明活受罪。妈又死了，怪可怜的，我是想让她到外面走走，没你那么多心。”

江华数落道：“关还关不住呢，你倒向外引。”

徐友田耷拉着头想了半天，觉得妻子的话也有些在理。

新婚之夜的闹剧，徐友田和江华也很揪心。尤其是江华，如果儿子继续不开窍，这个家就要断根。一想到儿子她就伤心，有那么高，有那么胖，会走路，会吃饭，会穿衣，怎么就不会弄那。江华不死心，就带着儿子找专家咨询，专家说可能是先天性障碍。她问有没有什么药能治。专家说能治的药多得很，还有什么秘方都是骗人的。你儿子这种情况还是不要靠什么药物。外国总统儿子的这种病也没有治好过。最好的办法可以进行精神调解，如图像动作什么的。专家只能说到这里，有些话他们也不好开口。

第四章(1)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苏伟有些垂头丧气。来到国际大酒店，丁洪彪正等在那里。丁洪彪是城西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这个局共有十个副局长，丁洪彪排在第十位。副局长多了，分工就得细，每人头上总得有点事。丁洪彪分工安全，属于闲差，他也整天像个无头苍蝇到处乱闯。丁洪彪初中没毕业就去当兵，当兵没满三年就提前退伍，退伍回来就进了市公安局。丁浩当时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有老子这棵大树，他哪能把别人放在眼里。他几乎整天不上班，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宾馆、酒店到处串，喝酒打牌玩女人，全局上下谁也不敢惹。后来丁浩当了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丁洪彪的胆子更大，他竟打起一个大院周媛媛的主意。周媛媛大学刚毕业分配在市文联工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作品是什么，作品是旗帜，是旗帜就会飘扬，飘扬的旗帜就会引起注意，注意的人多了就会有影响，影响就是知名度。知名度是好事也是坏事。这坏事就体现在丁洪彪身上。他平时玩的都是小姐，有的连字也不识，玩不出味来。周媛媛是大家闺秀，是中原的旗帜，丁洪彪想试试旗帜的风采。对于周媛媛他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他采取迂回战术，以交朋友的方式给周媛媛发手机短信，开始媛媛给他面子，回了短信表示感谢，后来他得寸进尺，发些荤的，媛媛觉得不对，不理他。后来越发越脏，媛媛忍不住了，她直接找到市公安局长，请他予以干涉。如果丁洪彪再继续下去，她将告到法院。公安局长把丁洪彪训了半天，又向丁浩做了汇报。丁浩气得指着丁洪彪的鼻子骂：“你呀，也不尿泡尿照照，给人家擦屁股人家也不要。”

丁洪彪这次到正午是应苏伟之约。他不是想周媛媛的好处，而是想耍耍威风，给苏伟撑腰。两个人很对色，正好尿一个壶里。

苏伟把路上发生的情况向丁洪彪回报。虽然按辈分丁洪彪应该叫苏伟舅舅，因为是继母，比他还要年轻的继母，他也不把苏伟放在眼

里。丁洪彪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嘴里叼着烟，眯缝着眼听苏伟讲话。

苏伟讲完了，丁洪彪半天不吭声。停了好一会，他讪讪地问苏伟："单家和她家是什么亲戚？"

苏伟说："没什么亲戚。"

丁洪彪问："没有亲戚她怎么会专到他们家去？"

苏伟说："听老人说，她老爸过去挨整时曾住在他家，打后就走近了。"

丁洪彪长长舒了一口气。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苏伟把气转到单家。不是单良才和单玉凤爷儿俩到处跑到处告也不会招这场风波。要压住单湾的邪气，稳住自己在单湾的地位，必须先把单家爷俩捏圆捏扁攥在手心里。老头子年纪一大把，踢踏不了几天，单玉凤年纪轻是个祸根。只要把单玉凤摆弄到家，让她人不人鬼不鬼往后的日子就太平无事。他见丁洪彪不以为回事故弄玄虚地："丁局长，"因为妹妹是填房，丁洪彪又不是她亲生，他也不敢以舅舅自居，恭维地："俺单湾可是个风水宝地，不但我妹妹盖满全市，后边还有新秀将来也会成为名角。"

丁洪彪来了精神："名角，明星也不稀罕。真正有意思的是年轻漂亮没有被碰过的。"

苏伟立马顺杆子爬："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常吃山珍海味的大官和城里那些有钱的人时不时地还专挑什么野物和一些野菜换换胃口尝尝鲜。这乡下女子比城里水灵，也比城里干净，纯天然的。"

丁洪彪会心地笑笑。他递给苏伟一支中华烟，意味着已投其所好。"你们那里有？"

苏伟点着烟，得意地："有，有……"

丁洪彪："你能不能弄来？"

苏伟："这要看你了。弄来是好弄，我不能出面。"

丁洪彪："咋哩，你是单湾的人头？"

苏伟："我说的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家的，就是姓周的去的那一家。他们正在告我，你是搞公安的，以公安人员办案的名义把她找来就行了。"

丁洪彪："这女的长得怪漂亮？"

苏伟："一个村的，啥底子我摸不清，绝对纯，人尖子，你一看就……"

丁洪彪还是不放心："你是这里的地头蛇，有多少好的能逃过你的手。"

苏伟连忙解释："自我主事以来他爷爷一直作对，到处告，我是有贼心没贼胆，从没敢动过。"

丁洪彪觉得不是哄他。丁洪彪动了心。这种事只要他一动心，很快就要走火入魔，一旦走火入魔，不要说是个农家女子，就是县长的千金他也敢摸。跟丁洪彪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警察，也是城西分局的，是他的把兄弟，也是个跟屁虫。丁洪彪叫他干啥他干啥，甚至就是叫他吃屎他也吃。苏伟和丁洪彪说话时正在外面闲溜。丁洪彪拨手机叫他快上来，跟屁虫立即过来。两个人换上了警服开着警车直奔单湾。

几分钟工夫警车进入单湾。按照苏伟提供的线索，警车在单良才家门前停下。单良才在菜园整地，玉凤一个人在家。当时玉凤正在试穿媛媛?给她的一套新衣，刚穿好，正在对着镜子照，两个警察走进来，丁洪彪没有说话，跟屁虫对她说："你是单玉凤吧？"

玉凤惊诧地转过身子："你们是……"

跟屁虫桀犬吠尧："这是我们的丁局长。我们是为你们家的事来的。"

玉凤怔忪地不知说啥。

丁洪彪微笑着："别害怕，我们局领导很关心你们，让我们来看看，请你到局里去一下，再问问情况。"

玉凤的心不再咚咚跳动："我爷爷在菜园里，我去找他，让他去吧!"

丁洪彪还是一脸微笑："不用找，你去一会儿就回来。"

玉凤犹犹豫豫关上门，随他们上了车。

警车开进了国际大酒店。玉凤问："你们不是说去公安局吗？"

跟屁虫说："办案子有多种方法，不一定都在局里办。"

下了车，丁洪彪在前，跟屁虫在后，玉凤夹在中间。三个人来到二楼，叫服务员开了门，丁洪彪让玉凤先进去，他紧随其后。跟屁虫倚在门边像请示丁洪彪又像是说给玉凤："你们先谈着，时间不早了，我去安排晚饭。"

丁洪彪点点头，跟屁虫把门拉上。

室内就丁洪彪和玉凤两个人。丁洪彪仍一脸粲笑，让玉凤在沙发上坐下，又从柜子里拿出糖果让玉凤吃，还给玉凤倒杯茶。玉凤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心里想世上真是警察好。但她又有些纳闷，出家时说一会儿就能回去，还咋用得着吃晚饭。

这是一个高级套间。外面是会客室，有茶几、立柜、沙发、茶具等。右边是洗浴池，洗漱室、卫生间。左边是卧室，有双人床、大彩电、卧式沙发。

丁洪彪走进卧室，把警服脱去，又回到会客室。他雪白的衬衫下摆扎进裤腰里半挽着袖子，更加精神焕发。他隔着茶几在玉凤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玉凤低着头不敢看他。

显示灯闪了一下。丁洪彪知道是服务员送饭。他开开门，两个女服务员各端着菜和饭的大盘子走过来。她们不看人，也不说话，只管把盘子上的菜和饭一样样放在临时支起来的餐桌上。丁洪彪向她们交代："这些餐具今晚上就放在这里，我们有重要事情，谁也不许打扰。"

女服务员把门拉上。丁洪彪把所有窗幔拉严，按一下灯光开关，室内一派辉煌。

玉凤站起来央求："丁局长，天不早了，你让我回去吧，我明天再来。"

丁洪彪一只手按着玉凤的肩："饭都端上来了，还走什么!"

玉凤身上被按得麻悚悚的苦苦哀求："丁局长，求求你，让我回去吧，我爷爷……"

丁洪彪掏出手机，假装拨号的样子："我让你们的苏伟书记转告你爷爷，要他放心，我们会把你安排好的。"

"不，不，"玉凤摇着头，眼泪流出来："我回家，我一定要回家!"

丁洪彪不高兴了，厉声道："你不要喊叫，再喊叫也没有用。这门上也有密码，我让你开你也开不好。"

玉凤跪下来："丁局长，你让我回家吧，我们再也不告状了。"

丁洪彪一阵奸笑，从柜里取出一瓶酒，又拿出两个酒杯，都斟得满满的，亲热地："玉凤姑娘，我这是特地招待你的，这酒是500元一瓶，高级干部也喝不起。"说着端起杯子往玉凤手里递，玉凤气愤地伸手一拨，酒杯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

丁洪彪还没见过这样任性的女人。他见劝不好玉凤，也不再让她吃菜吃饭，让她随意哭泣。反正是笼中小鸟，自个儿得意地自斟自饮，吃饱喝足才好发挥……

经历过苏伟那次创伤，玉凤已经预感到接下来的命运。明知会是什么结果，心里就感到特别难受。到底到过北京、到底上过中学、到底去过周爷爷家、到底经过媛媛劝慰，玉凤难受中还没有完全麻木。好事坏事都会留下记忆，记忆能增长力量，记忆能催人清醒。玉凤已经没有刚来时那样心惊肉跳，这时她想起媛媛姑临走时说的话："你现在还小，经历的事也少。做个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有许多眼睛。还会遇到色狼色鬼。怎么办，一是抗二是拖三是抓。抗和拖不用细说，抓就是想法抓住对方的把柄，把柄就是证据就是罪恶，有证据就能报仇。……"

丁洪彪酒足饭饱。

玉凤已经不再哭泣。她没精打采地半躺在沙发上有些昏昏欲睡，五色灯照在泪水刚刚洗过的脸上反射出的光彩在丁洪彪的眼里更加迷醉。

丁洪彪洗过脸，又拧一条热毛巾递给玉凤，玉凤接了毛巾在脸上擦拭一下仍装着痛苦地哀求道："丁局长，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让我先陪你过夜，再帮助我们家办案。"

灯下美人人更美。醉意朦胧的丁洪彪已经着了迷，他正要将玉凤抱进卧室，玉凤说："丁局长，我可以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要求，不能便宜只让你一个人占。"

丁洪彪语无伦次："好，你说，你说。"

玉凤不提办案的事："丁局长，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一夜我也是你的人啦!既然你看上我，有一次，还可以有两次，三次，你能不能帮我在县里或市里找个住处，就算是二奶吧!"

丁洪彪早就想包二奶。虽是乡下丫头，时不时的权当换个口味。"可以，可以。"

玉凤又装着着急的样子："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我上哪里找你，你不如现在就给哪个铁哥们写几个字我拿着条子自已找，也省得你再费心。"

丁洪彪抱着玉凤的脸亲了亲，从包里?出纸和笔给一个叫岳锋的写道：

岳老弟，去人的身子已经属于我。请你给她安排个地方，谁也不准乱动，生活更要照顾好。

丁洪彪亲笔

丁洪彪的条子刚刚写好交给玉凤，显示灯连闪了几下。显示灯是一种特殊装置，一般情况下除了公安机关，深更半夜的谁也不准随便打扰。

第四章(2)

显示灯又连闪烁几下。丁洪彪放下玉凤心里有些上火。他不啻是舍不得玉凤这个乡下女子，他恼火的是这个地方竟有人敢冲他撒尿。外面又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丁洪彪翻着四棱眼开了门。

进来三个人。正午县公安局长、城西分局公安局长和市公安局副局长。

室内死一般宁静。宁静里凝聚着呼啸。其实也就是几十秒，除了不谙真相的玉凤，谁都在经历着爆发前的沉默与煎熬。

玉凤见进来的人和丁局长都不说话，扑通跪下，哭诉道："求求你们让我回家吧!我爷爷要急疯的。"

进来的三个人交换一下眼色，正午的局长说："姑娘，快起来回去吧，你爷爷就在外面等着你呢!"

玉凤站起来，用手擦着眼泪走出去。

玉凤走出去，正午的局长把门关上。

"没想到，真的是你。"

"你的胆子够大的，竟拉到我们正午的头上了。"

"三天内向市局写出深刻检查，等候处理。"

……

单良才在菜园里忙得浑身是汗。汗出多了人就有些渴。开始还能撑，忍着忍着觉得活也不是一会儿做的。今天做不完还有明天。开水又用不着钱买，就提前收工回家。他回到家不见玉凤，就出来找人。玉凤上车时张志强正在自家门前看书，他家距单家只有几十米，警车上公安二字他看得清楚。他一眼看见单良才就放下书奔过去"单爷爷，您知道不知道玉凤被警车带走了？"

单良才很吃惊："哪里的警车？"

张志强说："车上写着公安两个字，不是公安局的就是派出所的，其他单位不准那样写。"

单良才马上感到情况不对："志强，你还得帮帮忙，你有文化，知道得多些，天又不早了，这事不能拖。你陪我到县里问问，如果问不出头绪，我身上有市里一个老同志家里的电话号码，他闺女晌午来看我刚走，他们许能打听到情况。"

张志强说："行，单爷爷你说上哪就上哪。"

二人来到县公安局。值班的说今天下午县局没有人去单湾带人。他们问是不是派出所，值班的打电话到派出所问，派出所回答也没有。

县里问不出头绪只有打电话。找到一个电话亭，张志强照一张纸上的号码拨。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媛媛。媛媛刚把去单湾的情况向爸爸说完电话响了。她听了单伯伯心急火燎的情况陈述，也觉得这情况太突然，立即联想到是不是丁洪彪和苏伟勾在一起做鬼。情况危急，她来不及向爸爸说，便拨通那位老同学的手机，将单湾发生的情况向他通报，请他务必帮助查清下落，绝不能让玉凤落入虎口。

事不宜迟，公安局长命令交警大队迅速将公安系统的警车查清去向。交警大队仅仅十几分钟就将情况反馈给局长：本县的所有公安警车有的在停车待命，有的正在执行公务。同时查明一辆车号系城西分局的警车现停放在国际大酒店院内。

既然是外来车辆就不能随便干预。但单湾发生的情况不容迟缓，他立即向市局局长做了汇报。市局长通知城西分局迅速清查，很快查明除了丁洪彪的警车不知去向外，其余均属正常。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市局长指派一名副局长带领城西分局局长和正午县局长火速赶到现场。一行人赶到国际大酒店，先找到酒店经理和服务员了解情况，并迅速查找到丁洪彪的房间。

急头急脑的单良才见玉凤连连惊叹："老天爷真是睁了眼，玉凤哪辈子烧了好香!"

第四章(3)

丁洪彪写没写检查谁也不知道。

当天晚上市局局长就向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做了汇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又向分管的市委副书记汇报。世上什么最厉害，有人说是刀枪，一瞬间就能置人于死地。特殊情况下，这里必须用特殊，发生在丁洪彪身上这件事若是一般干警可以立即停职开除或送进拘留所。但对他不能这样做。这就是特殊。特殊的威力胜过刀枪。在中原市也没有人敢随便决定。只能一层一层地汇报。汇报要经历时间，时间是神秘的隧道。同一件事能演绎出迥然不同的结果。汇报到哪里哪里都掂量掂量。这掂量，就是领导的艺术，孰大孰小，孰重孰轻，领导水平就体现在领导艺术上。市委副书记掂量掂量也不能向丁书记汇报，这不是将书记的军，就是自找没趣。大活人不能憋死，他想了想说："这件事性质是有些恶劣，但还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考虑到对丁书记的影响，不要大惊小怪，要冷处理。

与冷相对应的是热。热处理就是快刀斩乱麻。这领导艺术的秘诀，说精也精，说简也简，往往就那么一字之差。

丁洪彪虚惊一场。

丁洪彪照样活神活现、横冲直撞。

横冲直撞的何止丁洪彪，苏伟也得意扬扬。同一样的事在这个人身上可能是蹲大牢甚至杀身之祸，而在另一个人身上连屁也算不上。一个是市委书记的儿子，一个是市委书记的小舅子。小舅子与小舅子也不一样，这不一样之处就在于女的在男人的心中的分量。妹妹是丁浩的心肝宝贝，当哥哥的自然是座上客。令苏伟头疼的是，在单湾除单良才爷儿俩是他的腹中之患，李成功和张志强也是他的眼中钉。不搬掉这几块绊脚石，他在单湾的日子也不会安宁。李成功是单湾村原支部书记，直肠子，实心眼，只会为大家办事，不会占集体的便宜。老婆得癌症没钱治一天天耗死。撇下个闺女叫兰兰才十六岁，想外出

打工，又担心爸爸一个人在家孤独，李成功不会做饭，生一顿熟一顿饥一顿饱一顿糟蹋坏身子做女儿的还靠谁，兰兰一直没有出去。张志强也是个苦命人，父亲死得早，母亲白内障没钱治一天比一天严重。开始还能模糊地摸索着在家做饭。张志强高中毕业差3分没考上大学。老师同学劝他继续复习明年再考。眼见母亲病情日渐严重，家里没一点进项，他实在复习不下去。回家种地抽空到城里挣些钱为母亲治病，阴雨天看看书搞些业余写作。日子刚有些抬头，单良才悄悄找到他帮着写苏伟材料。他从小在单良才眼底下长大，单良才就是他心中的李玉和与王进喜。母亲知道苏伟从小就是刺棵子惹不起，劝他小心点最好不挨边。张志强也看不惯苏伟的人模狗样，又不忍心回绝单爷爷，背着母亲在单爷爷家里，还有李成功一条一条地将苏伟违法乱纪的事实写了几十页，又抄写四份，分别寄往县、市、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没打着黄鼠狼落下一身臊。苏伟在乡里看了上面转下来的告他的材料火冒三丈，心里想这些人吃了豹子胆了，竟敢做起老子的活。因为为首的是单良才，他先拿老家伙和他的孙女玉凤开刀。虽然还没整倒，摸了睡了，大闺女失了身就是废品，总算出了恶气。现在该轮到李成功和张志强了。李成功已经50多岁。身上只有一张党皮。虽然当过几年村党支部书记，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他的女儿兰兰初中毕业，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还帮着爸爸忙忙地里。兰兰虽小，已经有了大人模样，像刚出水的芙蓉散发着清香。在单湾，苏伟看重的只有两点：一是有钱的，有钱的就变着法儿整，超计划生育，上面有话：“上吊给条绳，喝药给个瓶。”这是国策，过点头也用不着怕。一万两万三万五万，有钱的十万八万没边没沿。再一个就是女的。苏伟看女的，主要是年龄大小，大的他不看，松皮一大把，有什么好看的。小的，十七八一朵花，单湾的花应该都属于他。

这里要补充的是，四个人进省告状时兰兰就被苏伟占了。

那一天吃过早饭，兰兰去城里买香皂洗衣粉酱油等生活用的。父亲离家时给她留下一点钱，不多，她说：“爸，在家容易出外难。只要

家里有吃的烧的，我用不着花钱。”女儿一个人在家哪能少了钱，李成功硬给女儿留下50元。

兰兰刚来到一家商店门前，一辆摩托停在她身边。兰兰没看见，正要往里进，有人拉了她一下：“兰兰，兰兰……”

兰兰回头，见是苏伟。苏伟笑着一只腿正从摩托上迈下来。

兰兰曾多次听爸爸说苏伟不是好人，心黑，要防着点，少理他。苏伟把爸爸的书记抢去，兰兰心里也有气。她装着没看见苏伟仍朝商店里走。苏伟拽住她，皮笑肉不笑地：“兰兰，我有话跟你说。”

兰兰站住：“啥话，你说吧!”

“这里不方便，到那边。”苏伟指指旁边一块空地方。

大白天，人来人往的，兰兰谅他也不敢怎么样。

两人走到不远处停下。苏伟说：“我有个朋友在县里是个?领导，两口子都上班，家里缺个人接送孩子上学。就这么一点事，双休日还可以回家住两天，一个月给500元。人家要年轻干净利索的，我看你最合适。”

兰兰的心不再悬着。

苏伟说：“愿意不愿意，我带你去看看。”

兰兰去年下的学。虽然才十七岁，个头也挺高。圆圆的脸细细的腰，白白嫩嫩蹦蹦跳跳。接送小孩上学不是重活，一个月500元，离家又近，还可以照顾爸爸。坏人不等于全干坏事，熟人托他找个人也是正事。兰兰答应了。

苏伟骑上摩托让兰兰坐在后座上。穿过两条大街，又拐个弯，进了一条胡同，来到一处两层楼房的大门前。大门锁着。苏伟拿出钥匙开门。“咱们先进去，我呼手机他们就来了。”

兰兰说：“我不进去。我站在外面等。”

苏伟说：“你还不相信我，别小心眼，我不会害你，都是为你好。”

兰兰还是站着不动。欲往回走，苏伟把摩托推进院里放下，一把把兰兰拉进去又把门关上。

兰兰见苏伟把大门关上知道事情不好。她死死地去拉门闩，苏伟使劲掰她的手。十七岁的少女哪里抵得住三十多岁的汉子。兰兰的手被苏伟掰开了，兰兰哭起来。苏伟死拽住她的手像狰狞的猎人牵着一只幼鹿上了二楼。打开一个房间俩人进去苏伟又把门关上。

兰兰不停地哭。

苏伟把兰兰拉进怀里："兰兰，不要哭。你不是想买东西吗？你说你想要啥，我给你买。"

兰兰用拳头砸苏伟的腿，挣扎着："我不要，我不要……"

苏伟的手像蒲扇，一把把兰兰的手攥得紧紧的。兰兰动不了，也哭不出来。

苏伟见兰兰气喘吁吁不再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男男女女的裸体照送到兰兰眼前。他一只手紧紧攥住兰兰两只不停挣扎的小手，一只手把一张张照片拿到她的眼前。兰兰开始不看，苏伟说："你看，人家不也是女孩子吗，有啥怕的。"他又换了一张："看，这个女的比你还小呢，怕什么丑什么，人家大城市里女大学生到宾馆酒店发廊里挣大钱的多得很。你没到过外面，以后我带你到外面看看就不觉得怪了。只要能挣钱谁还顾那么宽。"

眼睛是窗口。好好的眼睛面对赤身裸体五颜六色的彩照一点不看也是不可能的。随着苏伟一边说一边换照片，兰兰先只是扫了一眼，仅仅只有几秒，映进眼里的画面让她的心咚咚猛跳。一个秀秀灵灵的少女，也许年龄跟自己差不多正与一个满身横肉的老头子那个。她闭上眼睛心里闷得像要死去似的。

苏伟见兰兰半闭眼睛，手也不再挣扎，两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摇晃着："兰兰，睁开眼，看看这一张。"

兰兰忸忸怩怩嘴里呢喃着："不，不！"却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照片上一个少女正把自己的一只乳房往一个男人的嘴里送。她的心快要

跳出胸膛。

窗户纸一旦捅破就预示着心理的防线将会被突破。

兰兰的身子软软的一点劲儿也没有。一会儿心里一阵躁动，身子半躺在苏伟的怀里。

苏伟收起照片。

兰兰诚惶诚恐。

苏伟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百元面值的钞票塞进兰兰手里："兰兰，这是500块，给你，买几件好衣服。以后花完了我再给你。"

兰兰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多钱。她不知所措，忸怩地："不要，不要……"

苏伟抱着她的头亲了一口："拿着吧，拿着吧，人活在世上哪能光吃苦。吃苦也是一辈子，享受也是一辈子，不要自己折磨自己。"

兰兰让苏伟亲了一口接住了钱，苏伟又帮她把钱装进口袋里。兰兰有些兴奋，她的口袋里第一次装进这么多钱。

苏伟浑身涌动着狂躁。高度亢奋像要把他融化成一股锐不可当的热流。

室内的双人床上卧具早已齐备。

苏伟把兰兰抱到床上，兰兰本能地闭上眼睛……

第四章(4)

丁浩参加省委省政府组织的一个考察团去广东考察。时间七天。

丁浩走的第二天，苏红就呼林磊的手机，叫他晚上过来一趟。

晚上八点多林磊来到丁家。保姆开了门，林磊蹑手蹑脚地走进院里上了二楼。苏红正迫不及待地等在那里。她见林磊有些心神不宁，怪嗔地："怎么变成绵羊了。傻里傻气的，这里有鬼？"

林磊想笑笑不出来："我的天，你现在啥身份，我有一百个胆也不敢随便碰。"

苏红说："没关系。只要老头子一走，这里就平安无事。保姆和那个老奶奶住一楼，老奶奶又瞎又聋什么也不会知道，保姆吓死也不敢吭。"

林磊惊魂甫定："这楼上楼下和院里没啥可担心的，外面的眼睛谁能捂住。万一传进丁书记耳朵里，我这小命不说，家里的老小咋过？"

苏红笑着说："没那么严重。谁家没有难念的经。自家门前雪不扫，还管别家瓦上霜。叫你来你只管来，天塌下来有我顶。"说着她让林磊拥着她走进卧室。

关上门两个人上了床。

人与人的关系就那么微妙。从小光着腚疯天疯地无拘无束一起长大的毛孩子，若干年后，一个当了大官，一个身无一官半职，或者风里雨里地墒沟里抱食的平民百姓。某一天某种场合一旦两个人见面，不管那个人多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另一个总是高山仰止，拘谨，荣幸、神圣。儿时的记忆虽然没有荡然无存，却变得那么遥远，依

稀……如果男人和女人一样的话，就不能怪林磊无能了。

说着说着已经十点多钟。林磊穿好衣服正要离开，忽然想起一件事："苏红，前几天我遇到一个香港老板想在中原投资两个亿搞房地产开发。那人透风如果丁书记能在地皮上给些方便，他愿意双倍回报。

地又不会说话，国家也没有规定一定的价格。这笔生意如果做成的话，你今后有享不尽的福。”

苏红说：“是啊，官当得再大也不是老田祖业，一个文件下来就人走茶凉，跟在位子上大不一样。丁浩的书记一不当最倒霉的就是我，官不官民不民谁还放在眼里。你说的这件事可以做，他一回来我就催他办。这钱你一定要交到我手上，他那个当公安的儿子是个填不满的坑，有个银行跟着也能被他掏空。”

林磊说：“你是谁我是谁，你放心，港商那边我包了。事成后你只给我只鸡腿就行了。”

苏红说：“我们是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你只管放心跑跑腿。”

……

第四章(5)

第二天，单良才就带着玉凤来到周家。周国富正在浇花。见老单爷俩进来，放下喷壶就高兴地奔过来，握住单良才的手："来来来，屋里说，屋里说……"

进了客厅玉凤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给两位老人倒茶。爷爷爱喝白开水。周爷爷爱喝绿茶，茶叶不要多，只那么一撮，再加上几片银杏叶降血脂，周爷爷的血脂有点高，她不用问就知道各放进多少。

两位老兄弟并排坐在沙发上。玉凤端上茶水到院里拎起壶继续浇花。她没看见于奶奶和媛媛姑。她的话只有对她们说。

两位老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沧桑。

单良才明显消瘦了。手背上一条条鼓胀的青筋盘根错节。有的还不停地蠕动着。周国富让他喝开水。在家里干活有时开水不济事，端着凉水咕咕噜噜喝个饱。这边喝饱肚子那边又接着干活。干活又出汗，出汗又喝水，汗水淋漓，通体舒畅，伤风感冒的小毛病说扛也就扛过去了，很少吃什么药。他没有喝茶的习惯，干坐着无聊，端起杯子呷了一口。

周国富见单良才满脸愁容，怕触到他的痛处，不知一时该从哪里问话。他喝着茶等待单良才先开口。

单良才有些茫然，额头上的皱纹颤动着像几条老蚕。"老周，咱共产党就这样下去吗？"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单良才几乎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和党连在一起，动不动爱在前面加上咱字。

周国富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你指的是哪方面？"

"坏人，腐败。"

"中央正在加强打击力度，这中央级的，省部级的，厅局级的已经杀了快上百了。"

"压不住。俺那里屁股大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村干部比过去的县官还吃人。小老婆好几个，连人家十几岁的小妮子也不放过。他妹妹嫁

给市里的书记后，胆子更大了，一次又卖二十亩地，一亩十万，老百姓又是200万不听响，真恶到头了。地，就是老百姓的命啊！”

周国富低头不说话。

媛媛下班回来了。玉凤刚刚浇完了花。她本来只是内心里难受，当着周爷爷和爷爷不愿意流露。她一见到媛媛满腹的仇恨像决口的洪水滚滚奔流。她抱住媛媛的脖颈，头垂到媛媛的胸前泣不成声地：“姑姑，姑姑，我……”玉凤不敢放声大哭怕伤着两位老人的心。

媛媛慢慢扶着玉凤的头，用手绢给她擦去泪水：“玉凤，挺住，一定要挺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冷静冷静，走，到我房间把昨天发生的事向我细细说说。”

媛媛向单伯伯打过招呼就和玉凤走上二楼。

周国富想了半天，解释道：“单湾是个特殊情况。”

单良才也有同感：“改革开放这些年咱国家是变化不小，也不怎么愁吃愁穿了，路也宽了，楼也多了高了。可就是腐败，像单湾的特殊情况也让老百姓心凉啊!”

周国富断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腐败分子就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单良才叹口气：“党中央在哪里，在北京，千里百远的，去也是瞎去，摸不着门。”

周国富感慨：“是啊，中央也不可能派人去你们单湾，主要靠县里。有他的妹妹，县里看在丁浩的面子上也下不了决心。省里徐友田和丁浩是儿女亲家，这两道关都不好过。不过了这两道关，单湾就要特殊下去。”

单良才好像又被逼到绝路。但他还没有死心：“看来要解决俺单湾的问题，要除掉苏伟，还要靠中央。俺这几天也想过了，和李成功、张志强还有其他老少爷们也私下里商议过多次了，去北京告，摸不着门，死在北京也闭眼了。”

周国富支持他们去北京告状。找中纪委、监察部。但不同意乱跑。他说："不要乱喊冤。北京是咱们国家的心脏，政治中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爱护的责任，不能抹黑，不能让人家笑话。"

单良才叹口气，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媛媛关上门。玉凤将丁洪彪（这是她后来打听才知道的）冒充县公安局干警将她诱骗到国际大酒店企图强暴的事叙说一遍，并从口袋里取出丁洪彪写的条子给她看。媛媛看过条子说："这就对了。有了这条子他就挣不掉。也不要太急。心急喝不了热稀饭。这条子放好。告他时只要出示复印件。一旦立案查处才拿出原件，一定要相信猪大自有人杀。"

玉凤点点头表示记下，也不再哭了。

媛媛问了这些情况又想起玉凤来没来例假的事。"玉凤，你身子来了没有？"

玉凤寒着脸摇摇头："没有，没有。"

媛媛还想继续问，门被推开，于庆芳刚下班听说玉凤也来了特地进来看看。玉凤叫了声"于奶奶"，眼泪又扑簌簌地流下来。于庆芳知道玉凤的伤心事，安慰道："孩子，擦干眼泪，要记住：只要不怕鬼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玉凤慢慢停止哭泣。

于庆芳见玉凤不再难过，关切地："玉凤，你说的那个事怎么样了？"

玉凤还是摇摇头："不知道。"

于庆芳："有没有什?别的感觉？"

玉凤："有时有些头痛恶心。"

头痛恶心并不是妊娠的明显征兆。于庆芳问："月经有多长时间没来了？"当医生的都是按职业术语问诊，于庆芳更是一张嘴满口行话。

玉凤绯红着脸："快两个月了。"

于庆芳："两个月还不能确定是否怀孕。再过月把时间再说。"她还特地交代："孩子，如果怀孕也不要紧张。更不要惊惶失措随便乱搞。一定到我这里来处理，不但安全还可以拿到证据。"

玉凤点点头表示记下。

周国富和单良才还在心对心地交谈着。一会儿媛媛上来续水。周国富边说话边喝茶边想。单良才有时也喝一口两口。任一种看不见的浓浓情愫化入热气袅袅的氤氲中。

车到山前必有路。

周国富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说："我有一位老战友，可能已经离休了。离休前在中纪委工作。我给你们写封信，你们去找找看。"

午饭是媛媛和玉凤一起做的。年龄好像是个磁场。磁场如何决定于年龄差别的大小。不论男人和女人年龄悬殊越大磁力越小。反之差别越小磁力越大。老人与老人投机，年轻人与年轻人结缘正是这个道理。媛媛和玉凤年龄差不多，又都是未婚。两人一见面总形影不离无话不说。于庆芳在房间里整理什么材料，厨房里就成了媛媛和玉凤的天下。做饭一般用不着嘴，用不着也不会闲着。

"姑姑，你给我的手机号，咋找不到人呢？"

"找到了你也不会知道。"

"那个人是干啥的？"

"记者。"

"哪里的记者。"

"东新社。"

"你们是啥关系呢？"

"网友。"

"啥是网友，网友是啥关系。"

"啥关系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

停了一会儿，媛媛问起玉凤。

"你也不小了，总不能老跟着爷爷过日子？"

“我这样的身子还能有人要？”

“这又不是你的错。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感情，感情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只要感情真挚，深厚，那一点并不是什么障碍。”

“俺村里有一个对我有那意思。”

“小伙子咋样？”

“人挺聪明，也很老实，高中毕业，家里很穷。不穷就上大学了。”

“人穷志不短。只要本分肯干，是金子就会发光。将来会有出息的。”

……

周国富已将信写好交给单良才。单良才把信揣进怀里，摸了又摸，扣紧扣子。

周家三口和单家爷儿俩围着桌子吃饭。平时一家人中午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汤不固定，有时炖只鸡有时青菜蘑菇。媛媛今儿多加两个菜，全是荤。汤没有另加，但换成了大盆。考虑到单伯伯年纪大，特地蒸了一碗米粉肉，既不油腻又不硌牙。

两位老人先喝了几杯白酒。这是他们哥儿俩多年的习惯。不同的是现在是低度的。于庆芳可能是职业的原因一辈子不管是什么酒都是滴酒不沾。媛媛和玉凤各喝了一瓶可口可乐。

饭桌上。边喝边吃边说话。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去北京上访上。

说起去北京，媛媛说：“这次去北京，玉凤不要去了。”说完她把眼睛转向妈妈。

于庆芳知道女儿的意思：“是的，女孩儿家，路上吃住都不方便。”

单良才无可奈何：“她一个闺女家在家里我哪能放得下心。”

媛媛抢着说：“玉凤不要回家里了，就留在这里，和我一起住。”

周国富说：“也好，就让玉凤住在我们家，不是客人，全是一家人吗？”

单良才放下心：“好，好，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于庆芳微笑着：“哪里话，玉凤在这里住十年也抵不上当年老周在你们家住一天。那时是什么日子，一个人一天只发一两半口粮啊!听说你们家里人全吃菜，省下的饭食都朝老周碗里盛。”

提起往事，尤其是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周国富和单良才的眼睛都湿润起来。

媛媛截住妈妈的话头：“好啦!现在不是忆苦思甜，吃饭，吃饭。”